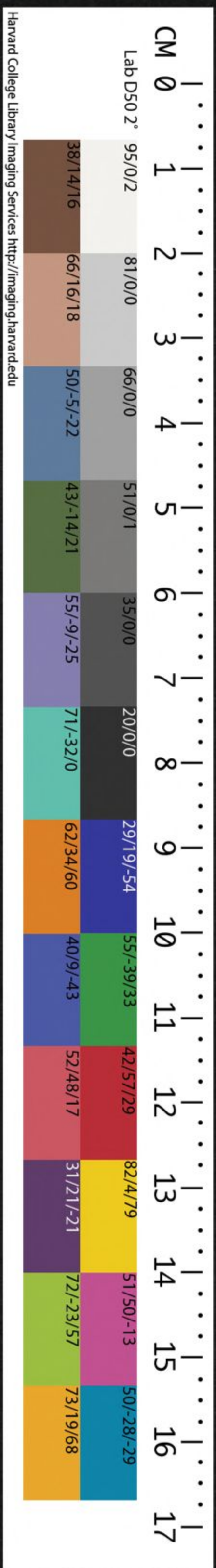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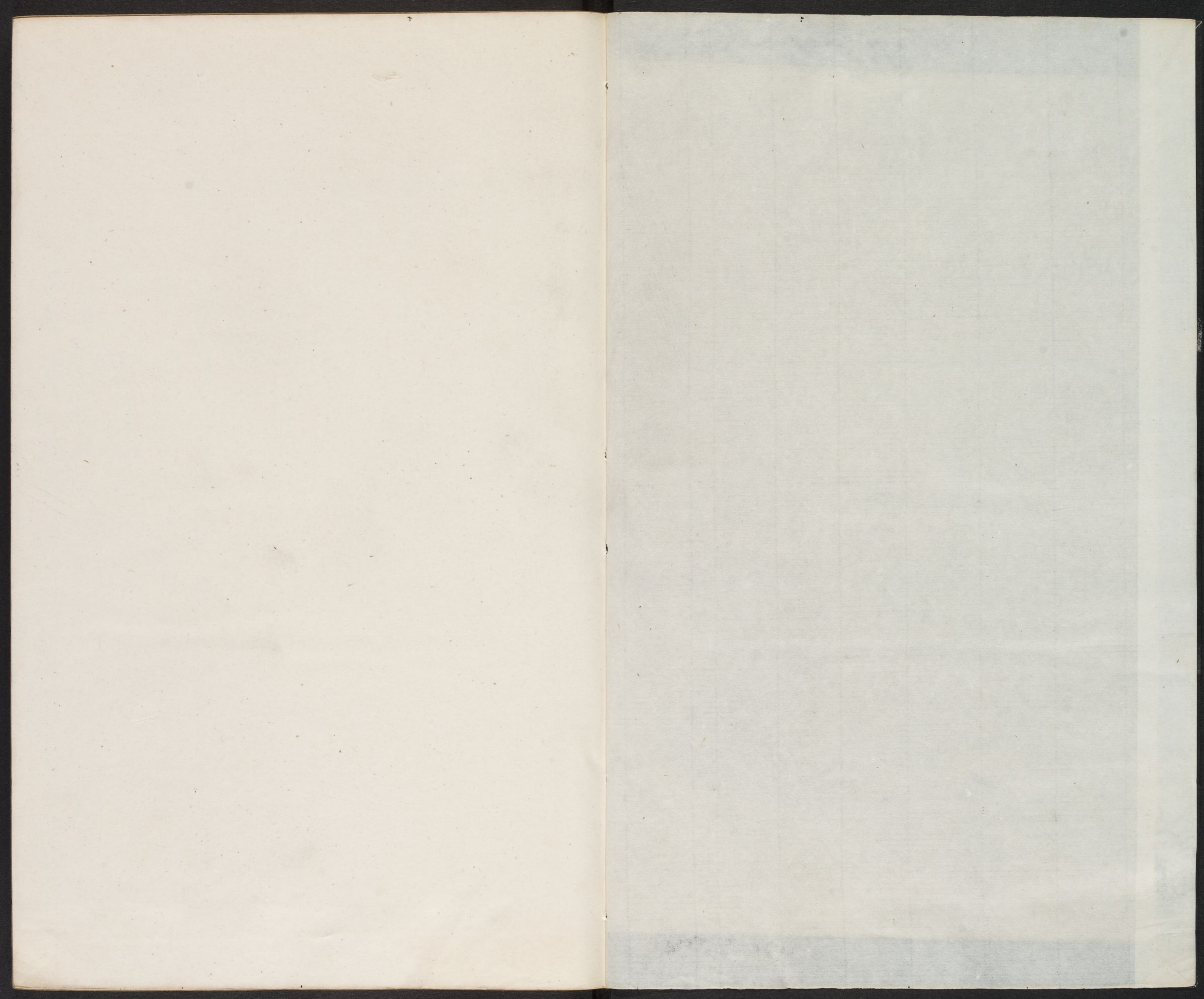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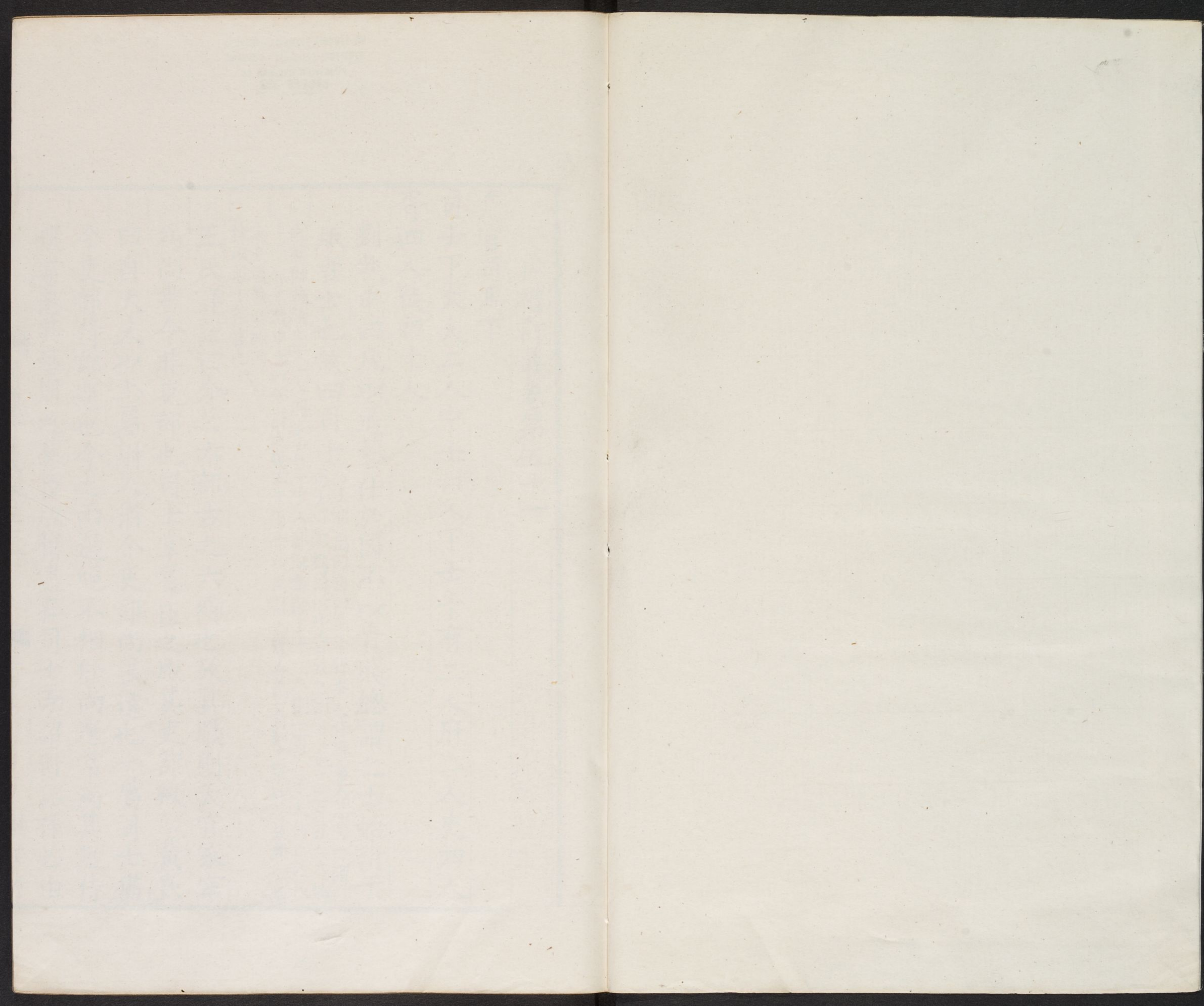
T 110 / 245-2 B













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夏官司馬下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劉執中曰凡以道藝仕於國不以貴賤總謂之士始附于

版者士也故曰司士

○王昭禹曰自公至士皆事人皆事專合而言之謂之司士○鄭鏗曰以序官攷之朝之上十二百五人六鄉

之族師每族上士一人則七百二十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則一百二十人何止於八十一元士哉中士以千計之幾五千下士以萬計之幾五萬其數之衆如是故雖公卿大夫咸載於版而特以司士名官也

王氏詳說曰今之六部古之六卿也攷其職則天官冢宰

為尚書今非吏部也司士掌羣臣之版其吏部歟○黃氏

曰自大夫以上屬射人猶今吏部尚書選也士屬司士猶

今吏部侍郎選也今之兩選絕不相知尚選常病其濫侍

選常患其壅周之羣臣版籍盡在司士而詔爵詔祿必由



之蓋有負則置無負則不事出於一而本末舉  
賈氏曰其職掌詔爵詔祿與司馬進賢與功同故在此  
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今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  
其貴賤

鄭司農曰版名籍也○黃氏曰今版簿也○賈氏曰羣臣之版謂畿內

朝廷及鄉遂都鄙羣臣名籍也○王昭禹曰治其政令即

損益之數與辨其年歲貴賤之等是也○鄭鍔曰自朝廷

而數至於羣臣不勝其衆苟非政令何以治之少而壯者

方入仕而益老而衰者或已死而損○鄭康成曰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黃氏曰不獨黜陟死者

致仕者皆在此數官年之久近齒歲之老少位之尊而貴職之卑而

賤○王昭禹曰貴謂大夫以上賤謂士以下○黃氏曰五十以上為大夫以下為士也莫不書於版每歲登之下

之以知其人之損益又從而辨其年齒則異其貴賤之等

總論世臣

胡安國曰帝王不以私害公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  
必以其賢使之必以其能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  
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上世有自躬耕釣渭擢居輔相而  
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後相大戊太公世美入掌兵權  
不以世故疑之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見囚仲為卿士  
亦不以父故廢之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  
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公道不  
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世卿  
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  
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當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  
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傾眾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  
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之不亡幸耳春秋於周書尹氏  
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仲友遂皆志其非禮也



愚案世臣之說自古有之但古者有世臣無世官始曰象賢濟美皆一世之選伊尹之後有伊陟巫咸之後有巫賢太公之後有呂伋所以扶持國家者未嘗不賴之也至春秋時世臣之說遂變為世官是以三家世為魯卿六卿世將晉軍田氏專齊甯氏專衛自春秋以來所以治世官者甚嚴叔向所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瑕禽所謂七姓從王今皆為簞門圭竇世臣淪喪一至於此此無他世官之禍熾故世臣之說廢也加以三家併魯六卿分晉田氏併齊時君世主力戒此事所用皆雜進傾巧朝廷所藉以扶持國家者殆無其人甚者相他國之人如秦張儀相楚齊孟嘗相秦國不自信其臣而取之他國之人范雎蔡澤獵取秦相世臣淪喪至此極矣豈非懲世官之弊而遂廢世臣耶孟子親見

當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之禍自夫人觀之豈敢復以世臣為論然告宣王乃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謹歟孟子意以為不得已而用疏遠之人當詳其賢否若傾巧相奪者宜勿用也不特此也如論君不當視其臣如犬馬草芥其意可見惜乎孟子之說不行

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

王昭禹曰邦國者諸侯也都家謂大都小都家邑○鄭康

成曰縣鄙鄉遂之屬○黃氏曰縣鄙遂官則於鄉而見鄉為國中○賈氏曰士庶子亦

如宮伯卿大夫之子謂適子庶子其支庶宿衛王宮者也

○黃氏曰必知此數而後其負闕為可知有卿大夫有士

庶子獨無士士其所掌治也卿闕選於大夫大夫闕選於

士庶子士闕固不專取於士庶子陞進其法著於此士庶



子其秩視士而猶繫於其父兄未命也士庶子有常負以詔王治

項氏曰詔其任用進退也○劉執中曰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治事而詔王廢置此又詔王治者大宰詔之於職事之終也司士詔之於論定之始也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則司士者司馬之屬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音食定

項氏曰此謂試官始進者其有德者則試之以爵待其有功乃授之以正祿此以待賢者也能者先試之以事待其久而事成乃定其稍食此以待能者也

○鄭鏗曰有某德者詔王以某爵有曰三公曰孤曰九卿曰大夫之等有某功者詔王酬以某祿有三大夫倍以上有上士倍中士之別有某能者詔王任以某事如知禮者命以典禮知樂者命以典樂居是官也已久如倉

氏之類則定食於此官使子孫為氏也○黃氏曰以能任事其官以才選使之治軍旅使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視問慶弔遣使皆是也雖有秩久亦當定其食共工官掌水土之事而鯨特舉治水則其大者也

易氏曰爵有高下皆以德詔祿有豐殺皆以功詔此為公卿大夫士之受命而為王臣者設也然當時之士亦有不命者焉鄭氏謂府史為官長所自辟除又謂胥徒為民之給繇役者凡此皆服役於公上亦既因能而詔以事矣惟其不命故以久奠食而不言詔奠其食則未為祿也校人曰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宮中則師圍府史以及胥徒者所以言食馭夫則僕夫趣馬等之為大夫士者所以言祿蓋當時一命以上謂之祿庶人在官者稍食而已如宮正則月終會其稍食醫師則歲終稽其醫事而制其食橐人則乘其事試其弓弩而下上其食凡此皆奠其食於任事既久之後者也賈氏不曰據能者先試之以事事成乃



定以稍食其能堪用乃後亦詔授之以正爵祿其序如此  
 ○陳蘊之曰爵祿事皆稱詔惟奠食不言詔者則知爵祿  
 事皆有去取進退惟上之特命而奠食乃其常俸所當得  
 之稍食故不言詔也言久者計其歲月之久所當食之俸  
 若書稱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位事惟能皆此理也  
 陳及之曰後世但以官府煩多疑周官不知當時以事之  
 多寡而損益其負數觀卿士之賢能而為爵祿之予奪則  
 位無虛設祿無虛受官安得至於冗長哉  
 唯賜無常

王氏曰賜出於王之恩恩有厚薄則賜有多寡又何常之  
 有且賜而有常則辟無以作福矣○易氏曰繼於司士以詔王治之後則亦有可常者矣 ○鄭  
 鍔曰司勳曰凡賞無常此曰唯賜無常何也蓋賞者因有  
 功可賞則賞之其無常者特以功為輕重賜則出於人君

之恩其無常者乃以君命從事此其所以異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許亮反三公北面東上孤東

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

東上大音泰下同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鄭康成曰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黃氏曰王日

視朝羣臣朝焉蓋常朝也司士與射人聯官故其所掌皆

法度儀制治朝治軍無二道也司士掌羣臣之版故使掌

朝儀之位○鄭鍔曰宰夫射人朝士皆有正位之事司士又掌正朝儀之位者射人所掌賓射之位朝士所掌外朝之位宰夫司士皆治朝也司士正位

而辨其等宰夫則察其不如儀者也

鄭鍔曰朝必有儀儀本於位有以正之則其儀不亂爵各

有等等所以別貴賤有以辨之則其等不差茲朝儀所以

肅○黃氏曰辨其貴賤之等將擯王揖○易氏曰位著雖

有貴賤而布置所向無非尊王○王氏曰鄉明以聽天下



者王也故南鄉面王而答之者公也故北面孤佐王者也  
 故東面卿大夫佐王者也故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  
 右大僕從者則從王者也故南面順王所向焉三公東上  
 則北面以左為右故也自孤以下皆以近尊為上○鄭鍔  
 曰孤東面則處王之右賓之也卿大夫西面則處王之左  
 任事之責也北面者東上東向者北上西向者亦北上皆  
 以近王為上王族之故士親則王之族而爵則故為士而  
 晚退者也○李嘉會曰王族故士故為士者留以宿衛必有年勞者未仕雖王族  
 不留王宮也○黃氏曰王族故士王族之常為士者已老而賢者使日  
 朝焉親親尊賢敬老其義一也故卿大夫宜亦有位虎士則虎賁之宿衛者○陸氏禮運解曰故士  
 有謀者虎士有勇者  
 在路門之右備非常也大僕則出入前驅者大右則羣右  
 之長也大僕從者則凡祭僕御僕隸僕皆是也○賈氏曰所謂  
 為上不據陰  
 陽左右也在路門之左備駕乘也○易氏曰以其居王  
 之後不嫌於南面或南面東上  
 或南面西上同王所嚮而在路門之外亦以近王為上也

○鄭鍔中曰位於路門左右且南面  
 者居王之後故王還則左右揖之

○王氏曰公以下皆言面王獨言

嚮不斥其體尊故也○易氏曰一位著之次而尊王之意  
 已著見於左右前後之列朝儀之不苟如此

王昭禹曰朝士掌外朝之法曰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  
 士在其後與此不同者朝士所掌者外朝聽獄弊訟詢眾  
 庶之朝也羣士則公卿大夫之屬官故在公卿大夫之後  
 司士擯

鄭鍔曰位已正則王出視朝司士乃擯王出揖羣臣接下  
 思恭欲羣臣自盡以奉上所以致體貌之隆小宗伯於命  
 諸侯賜卿大夫爵之時則儻其字為儻此司士擯其字為  
 擯蓋儻之為義進也擯之為義相也臣下儻之則敢進故  
 於賜爵用之人君之出則擯而相其禮故於視朝用之  
 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



鄭鍔曰三孤貳三公洪化九卿列職佐王皆在所尊禮也故特揖焉特謂一一揖之也大夫作而行事之臣有中大夫有下大夫同其爵之等則旅揖焉旅衆也總一等之爵則衆同一揖也○黃氏曰士無位士卑不常朝也今大夫以上始常朝然士旁三揖則士亦有位於此矣今大朝會陞朝官皆赴蓋若是歟士不著位而以揖見從可知也鄭康成言羣士東面約外朝而言也然經言士旁三揖則東西皆有士矣鄭又言公卿大夫得揖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未必然經文自公以下位皆定而後司士擯之揖與鄭說異士三揖者猶以其等也

易氏曰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其位皆南鄉而在王之後故還而揖之○鄭鍔曰在王門左右者皆順王所嚮故王將以揖之則必還

揖還者謂回而嚮之乃揖也

鄭鍔曰觀周人之詩於天保之序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攷此特揖旅揖三揖之儀則周之盛王可謂能下下矣衮冕巍巍尊無與二而視朝之際徧揖羣臣然後大僕正位無乃大過乎漢諸侯羣臣朝正月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傳曰趨殿下郎中候陞之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吏以次陳西方東嚮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嚮鴻臚設九賓臚句傳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帝乃知皇帝之貴亦異於周人之禮矣司士之揖豈可行於後世乎

大僕前

鄭鍔曰既揖矣大僕自門左之列進而前正視朝之位

王入內朝皆退



黃氏曰大僕前導王入也王入內朝句絕王入內朝即路

寢之庭燕朝也鄭康成曰王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氏詳說曰天

子有三朝外朝治朝燕朝是也庫門之外為外朝則路寢

門外與路寢門內之朝皆為內朝矣但以日昃事則曰治

朝退適路寢之庭聽政則曰燕朝內外之朝本無定名以

燕朝為內朝則治朝為外朝矣庫門之朝為外朝則治朝

又為內朝矣玉藻曰朝服以日昃朝於內朝退適路寢云

退適路寢者是內朝之內又有內朝也是燕朝也文王世

子曰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

司士為之夫司士所掌之朝治朝也玉藻以路寢之外為

內朝而文王世子又以司士所掌之朝為外朝治朝可以

兼內外之名也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

易氏曰國中之士治謂士之在國中者詩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非公卿大夫以下之總號歟黃氏曰國中自郊關以內治有所請治也自甸以往各有所屬

鄭鍔曰周制有國中之士有邦國之士有異姓之士國中

之士王朝之士也王朝之士其數至多司士掌其治所謂

損益之登下之與夫年歲貴賤之辨是也平居治之有素

矣及夫用之則有戒以飭之使畏有令以督之使行其人

雖眾安得不從吾治哉項氏曰若今吏部掌黜陟授士進退也

掌擯士者膳其摯

賈氏曰擯士謂初得命為卿大夫士執摯見於王司士擯

之使見王也○鄭康成曰膳者入於王之膳人○鄭司農

曰膳其摯者王食其所執羔鴈之摯○易氏曰諸臣之六

摯猶諸侯之五瑞五瑞用以享故三璧則受之而復之書

所謂如五器卒乃復是也六摯不用享故三帛二生一死



則受之而不復各適其宜而已三帛則共王之服二生一死則共王之膳以示納用其德也○黃氏曰庶人工商皆有摯賤不通

孫氏曰周家三載賓興雖曰出長入治莫攷爵命之詳獨於司士掌摯士者膳其贄古者不為臣不見見而有贄則入仕之初也蓋先王待新進之禮常厚而律新進之法常嚴禮所以養其自重難進之風法所以勵其趨事赴功之操方賓興之始有三公六卿以涖於上有羣吏眾庶以贊於下待以鄉飲酒之禮而獻其書于王王者既再拜而受登於天府之籍內史文從而貳之以為異時爵祿之階待之之禮可謂厚矣及摯見於王委贄為臣也乃屬諸司馬而詔爵詔祿詔事一惟司士之聽王制云升之司馬亦不為無據蓋新進乍起草萊故役之祭祀賓客會同之事使

知登降揖遜動容周旋之節律以軍旅之法而警懼其苟且怠惰之心斯皆為有用之材而不病於見聞之陋矣若夫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亦於司士隸屬焉三歲則稽士任之得失而進退諸侯之爵祿庶幾四方之彥皆獲仕於王朝而無敢鹵莽應選者矣

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息亮反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易氏曰祭祀之時羣臣羣有司與焉或助其禮或執其事此所謂士則同姓之士也鄭鏐曰以下文言賜爵必呼昭穆而進知之也掌士之戒令則十日以後之戒令也詔相其法事則凡裸獻之法事也

○王昭禹曰法者謂事之存於度數者

○賈氏曰告語併摯相其行禮之事○鄭康成曰賜爵神惠及下也

○鄭鏐曰王之族為士而助祭故序以昭穆於祖行為昭者立於昭位於父行為穆者立於穆位祭末旅酬之時呼以昭穆而賜以爵○薛氏曰宗廟之禮所以辨昭穆三昭



三穆則設於室中之昭穆羣昭羣穆則與於祭者之昭穆室中之昭穆則教化天下而使皆知尊祖之道祭者之昭穆則教化天下而使皆知長幼之序○黃氏曰專為同姓大夫以上則燕士賤賜爵而已

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易氏曰此繼宗廟祭祀而言當在賜爵之前今乃言於後

重其事故特言之○鄭康成曰割牲制體也○劉執中曰謂朝踐獻腥則豚解為

七體也饋食獻熟則為二十一體而爛之也犬豕牛羊則辨其骨肉之貴賤以為眾俎焉○鄭鍔曰使司士帥其屬割

之又羞而進何邪蓋割牲者欲得其正而俎豆者行禮之

器凡元士皆習於禮者然後為之割之正也非知禮者不

能也○易氏曰司士言割牲則割其牲之體諸子正六牲

之體則正牲之全體禮之輕重不同而職之先後或異所

謂聯事也

凡會同作士從才用反賓客亦如之

凡會同作士從才用反賓客亦如之

鄭康成曰作士從謂可使從於王者○薛平仲曰作之云者蓋勉而進之公卿大夫之列也夫為士

而有進進不自已之心而無悽悽不獲伸之意則一旦與之從金革歷行陣蓋有臨難而不顧其身見危而能致其命者矣

鄭鍔曰會同士則當從司士選其同行者也會同朝覲之

時射人則作大夫介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司士掌士治

故所作者皆士也詩人之詠文王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蓋人必用士以為輔無所往而不從然師保二官會同之

際王舉則從不待於作若士則非師保之比作之則從不

作則不從其當從者司士作之也

作士適四方使邑吏反為介

鄭鍔曰若王遣使傳命於四方而奉使之入用士以為介

者亦司士作之虎賁氏有適四方使之文然考之左傳適



四方為使有專用士以往者亦使卿大夫往而為之介者如天王使石尚來歸賑蓋專用士為使也說者又謂司士作其適四方為使者亦使作其適四方為介者其說亦可用○賈氏曰聘禮大夫為次介餘皆士介天子使大夫下聘諸侯亦使士為介若使卿大夫則射人作之故射人云作卿大夫從

王氏詳說曰有士大夫有公孤卿大夫士大夫者有官君子之通稱也公孤卿大夫士者五等諸臣之異稱也司士掌羣臣之版自三公以及大僕從者各正其位以司士名官者謂公孤以下皆有官君子為己之所司也鄭氏既以擯士士從之類為執羔鴈卿大夫矣而於作士適四方引春秋石尚為證意謂天子使大夫適四方而元士為介也曾不謂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周公來聘安知此所謂適四方者非上卿乎上卿聘則大夫為介矣

### 大喪作士掌事

鄭康成曰事謂奠斂之屬

易氏曰司士掌羣臣之版而總謂之士是以掌三者作士之事會同賓客作士從謂卿大夫之可使從於王者也作

士適四方使為介謂天子使卿適四方則大夫為介使大夫適四方則元士為介也大喪作士掌事如奠遣之類作六軍之士執披方寄切

鄭康成曰作猶使也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賈氏曰柩車輿車也披者車兩旁使人持之若四馬六轡然故名為披也謂之戴者喪大記云纁戴是也○黃氏曰

皆有爵者也比長以上鄉役屬引而使其長執披司徒曰役司士曰軍事任可知○賈氏曰六軍之士即六鄉之民但天子喪用千人而此云六軍者千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士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楊謹仲曰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遂人大喪

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音侍

鄭康成曰守官不可空也○易氏曰不以喪而廢其職

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



鄭康成曰故非喪則兵災

○易氏曰亦不可  
以故而弛其防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易氏曰上經言士者總公卿大夫士而言之此言邦國則諸侯之卿大夫士亦總曰士也○鄭康成曰任其所掌治

○王昭禹曰邦國之士皆命於王其任有勤惰有功過而爵祿有進退者則司士於三歲而稽攷之此黜陟勸沮之法所以皆本於王朝而國無異政歟春秋列國之君爵位名號皆自己出或祿或繼皆非王命孔子所以譏之

愚案此是稽諸侯貢士之賢否以行賞罰周禮諸侯貢士一項不見他官想司士得兼其稽攷進退之權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司農曰燕義曰古者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

取同文

王昭禹曰掌國子之倅而名官謂之諸子者蓋公卿大夫士之子自其衆而言之○陳君舉曰諸子隸於司馬何也古者大夫士國子皆從金革之事而不征於司馬無非其官之長素稟命焉一旦用之將有不如令者捨之則不能以正衆遽用法亦難乎為上矣俾之屬以傳軍正用之則其官自為帥其徒自為伍所以整衆亦所以全恩也○李嘉會曰諸子不屬之司士主公卿大夫士之子或曰庶子亦如宮伯所掌不屬之宮正也在此者與司士等皆是辨論官材之事

掌國子之倅

七內反

黃氏曰燕義曰周有庶子官諸子即庶子也國子適庶兼稱倅副貳也庶子副貳適子故曰國子之倅周官適子為



門子小宗伯掌其政令適子承襲庶子有才則諸子進而爵秩之故與司士聯職而獨掌其倅

○易氏曰故書倅為卒鄭氏以下文有游倅故改為倅職未言修德學道固游倅之事此主下文兵甲之事則卒之一字即有什伍之意○王氏詳說曰國子有正有倅已任其正也未任其倅也所謂國子存游倅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是也此王制所謂不世爵者歟○王昭禹曰國子之教師氏掌其正者也諸子掌其倅而已

○鄭鏐曰人君於功臣之類賢者之世欲與之共治天下既教其適又治其庶他日人才源源不窮矣故設官以掌之如此

○呂芸閣曰古之為國其使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太子君之貳也國子之倅諸侯諸臣之貳也以諸侯諸臣之貳事其君之貳學相同則好相合矣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

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也事相同則情相信矣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

所用之是也故太子雖未為君也君臣之交際已盡賢不肖之知已悉可任使之材已備則先王之慮後世者不為

不豫也

不豫也

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

方氏曰戒之使勿怠令之使有為教之以其藝治之以其事知其戒令而後可以教治也則所主在乎戒令然後及

教治焉故於戒令言掌於教治言與

○鄭康成曰戒令致於太子之事教治修德學道○鄭鏐曰既有戒令又有教治則教以道德而治其事焉

○劉氏曰辨其等以其父之爵為之等

○鄭鏐曰既經言以攷其藝而進退之則等有上下矣藝之等則庶子之官所自制故宜別其詳

呂氏曰正其位謂在朝廷則尚爵在學校則尚齒也

○劉氏曰齒而為之位也凡入學以齒○賈氏曰位謂朝太子時依父蔭高下為列○鄭鏐曰其父之爵尊者其位高其父之爵卑者其位下使上下有序○方氏曰言諸侯卿大夫之士庶子則位有貴賤矣爵之位則人君之所先故宜正其位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

○子忽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

呂氏曰國有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饗之類



○賈氏曰下有兵甲之事則此大事謂祭祀 ○黃氏曰諸子不掌適子國有大事則帥

國子而致於太子適庶咸在太子居則監國出則撫軍皆

大事也故諸子盡帥國子而致之○鄭鍔曰公卿大夫王所用也公卿大夫之子太子所用也王用其

父太子用其子茲其所以為御臣之術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太子之令是從則太子之令行而權有所歸矣

李氏曰王者之師非直與之間里又取諸世族彼以父祖

富貴之相承宜有報上之心而況德行道藝之素習孰不

知忠孝之美任之以金革則與干賞蹈利庸徒鬻賣者有

間矣且太子將為君國子將為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

固已接矣今日之遊倅安知不為嗣王之將帥哉文王世

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

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

諸侯禮也豈天下之事而有不用力者乎○呂氏曰古者太子與鄉大夫之子同在學或有大故則使太子帥其餘子在宮中天子同其父御兵于外其子弟佐太子守宮於內此見得內外相維持不拔之理夫太子素與諸侯之子弟朝夕習熟故後來諸侯之子

立為諸侯時事太子為君此正是封建諸侯之本平日在學時必擇其能為諸侯則他日立為諸侯有不可立者則不立也如國語孟子欲得國子之能訓諸侯者樊穆公曰魯侯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聞於遺訓而資於故實王乃命魯孝公於夷宮此是諸侯子弟同在學者又如楚世家曰周當成王時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伋俱事成王亦可以見太子素與諸侯子弟相處此其意可以既見至春秋鄭太子忽在周猶有此意

鄭鍔曰或有甲兵之事國子隸於太子其捍患也不可無

車甲其在師也不可無卒伍諸子授之以車使得以載乘

授之以甲使得以自衛又合之使為卒伍各相連屬○鄭康成曰軍

法百人為卒五人為伍 又為之置軍中之有司亦如司馬之類得以統攝

○王昭禹曰若伍之一切以軍法從事 之習有所恃而不用軍令者治以軍法則人知所畏矣上

○王昭禹曰其坐作其賞罰若軍旅之事而已 言掌國子之倅下言自帥國子而下皆言國子而不及倅

豈非無事之時國子隸於師保惟有事與用兵諸子兼將

而統之歟 ○李嘉會曰太子之職在於侍膳問安朝夕侍

君父者今合國子自成一軍得無任之重乎其賢耶固可



無慮不賢耶能無可慮乎是不然也如漢太子監屯兵必有子房為少傅叔孫通為太傅況周家太子師傅之官最所謹重苟不任師傅寧不別有人乎所可慮者國子多與太子同學人情密熟或以情撓法則將奈何此所以貴乎以軍法治之也

司馬弗正音征下同凡國正弗及

鄭康成曰弗不也○王氏曰司馬弗正國正弗及則是諸子正之太子用之而已○鄭鍔曰六軍之眾司馬得而治之國子隸于太子雖司馬掌征伐之權其有軍賦亦不得而正之正謂軍賦也此與為俊造之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事異而意同○黃氏曰不惟兵甲之事凡國征賦皆弗及所謂貴者賢者皆舍後世亦然春秋楚有東宮六卒至唐遂置太子六卒○劉迎曰國之後造之士尚弗征於

司徒司馬寧有國子乃公卿之子弟既致於太子而唯太子所用豈有諸子既正之軍法而復正於司馬與正於國乎先儒謂正為征言司馬有軍事弗賦則是政征為賦矣至後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皆此啓之不知國子於太子既於患難相左右緩急相倚仗他日為君臣心腹股肱皆是人耳所以治於太子惟諸子正之歟若夫都司馬亦嘗掌都之士庶子車馬兵甲之戒令而以國法掌其政學矣然為國子則諸子正之封於都邑則都司馬掌之其為車馬甲兵之事一也○劉執中曰聖人防微護國之根本使諸侯卿大夫之子為太子之肘腋而倖於王也司馬弗正正者政也司馬之政得正於鄉遂及天下之諸侯而不得施於諸子之卒伍也則國之根本不可得以動搖矣凡國正弗及者言家宰之治所以正六宮範諸侯也唯弗及於諸子則太子得以為王之腹心而可以御羣臣矣周公之制防微固本傍及於此而後代反以為佛者蓋無三代所以教太子胄子之道也是以先王之治必先學校者以能正人心而致其忠義於君父也文王世子其教者可見矣

易氏曰治之以軍法與司馬之所以用其民者同不以貴者而廢乎法公其法也不正於司馬之賦亦不與司徒之力役不以有司之法而律貴者重其事也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

鄭康成曰正謂禮載之○鄭鍔曰祭祀凡牲在鼎一人以七出之一人載之於俎司士割之而使諸子正之蓋割不正不食况祭祀之事神乎○劉執中曰諸子學禮樂詩書



將世其父而本之用者割牲羞俎豆則已仕者為之而司士掌焉諸子則泣而觀之朝踐而豚解必腥以獻也醑尸而體折必熟以獻之至於犬豕牛羊升首薦血六牲之體必敘以獻而中乎禮樂之節皆有司為之也苟失其敘有不中禮則諸子得以正而敘之故曰正六牲之體習之以其行也○黃氏曰六牲六官之所奉也司士割之諸子正其體教之為有漸矣

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

鄭康成曰位侑處○賈氏曰樂有舞之處皆使正舞人八八六十四人之位并授其舞之器文舞則羽籥武舞則干鉞○王昭禹曰正舞位謂國子之在舞位者授舞器謂國子之受舞器者蓋先王之教國子成之以樂而大司樂教之以樂故凡樂事則帥之而舞而諸子所正之授之者如

此○黃氏曰大胥合舞致諸子故諸子於此正舞位授舞

器○李嘉會曰正之授之於未入大胥之日者諸子也故大胥曰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者此也

大喪正羣子之服位

黃氏曰羣子庶子也喪之服位庶子不得與適子齒特言羣子著其別也○賈氏曰服謂公卿大夫之子為王斬衰與父同位謂殯宮外內哭位

易氏曰樂事則舞有出入之位亦有文武之器大喪則有親踈貴賤之服亦有親踈貴賤之居授之正之皆諸子之責

會同賓客作羣子從

鄭鍔曰從非必盡從也作其當從者耳○黃氏曰會同賓客當從王則選行者其餘則與適子俱侍太子漢蕭何識此意○李嘉會曰從曰羣子又非惟諸子所掌之倅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鄭鍔曰先儒謂政事者繇役之事國子存遊倅者言有事之時此國子存遊暇無事之倅中使脩德學道竊疑存字之義未通近世王安石謂國子服政故事之遊倅弗服政故存之而已以凡國之政為一句事國子為一句存遊倅為一句穿鑿尤甚要知為國家其政事之時為國子者當有事焉或唯太子之命是從或授甲車以從軍國子於是時不得以自暇也若夫未仕之庶子則不與事矣其為學不可以或廢也於國子中存其遊倅使之脩德學道也遊倅者未仕之倅遊如逸遊之遊見其無事之意○黃氏曰國子與王子弟共學國有政事國子雖盡有職任而必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學校不可一日廢也一人元良萬邦

以正先王所務莫上焉遊言其無職任也○易氏曰使之脩德即師氏所謂三德教國子者使之學道即保氏所謂養國子以道而教以六藝者德原於性故謂之脩道公平人故謂之學○鄭鍔曰德本於一性之所自得在哉修焉而已道出於聖人之所傳非學則不知德既使之修道既使之學苟無以攷校之則勤者亦怠矣故春則合諸學秋則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焉學謂東序在王宮之左者射謂射宮虞庠之在西郊者其為學則一也以其合之以攷道藝故以學言之以攷射故以射言之

○王氏詳說曰大同樂掌成均之法以教

國子弟又曰祭於瞽宗夫東序夏人之大學也瞽宗商人之大學也上庠周人之大學也成均五帝學之總名成王之時所兼用也初不及其小學此曰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學大學也射澤宮之學也所謂養庶老於虞庠在周之西郊是以養庶老在是擇士而習射者亦在是以其養庶老故以虞庠稱之以其習射故以射宮稱之習小學之謂也道藝文事也文學屬乎陽故春合之射武事也武事屬乎陰故秋合之先王於國子教之以文欲其德行道藝足以



表人教之以武欲其有事之際能任甲兵之事又欲其功之易成故因時順氣以合之大胥之教諸子也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所專主者教以樂舞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其所專主者造以四術也諸子既教以文又教以武先王之世非惟為國子者有文武之才凡為遊倅者亦教之有素也

○李嘉會曰無職事之國子始曰遊倅脩德學道宜專心致意焉故可行進退之法

○王昭禹曰宮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教之於宿衛之時諸子春秋合之於方學之時攷其藝而進退之則能者在所進不肖者在所退也○易氏曰進者任以國事而退者亦有以勉其所未至

○劉執中曰攷其藝云而進退之王制曰小樂正簡不訓教者告于大樂正大樂正告之于王王親視

學又不變屏之遠方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貴而國子賤而萬民其教之也文德武事無乎不備況公卿大夫涖職於外者其子弟宿衛於

王宮涖職於內者其子弟守固於邊鄙則諸子掌其教治如此不亦宜乎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

○王氏曰人之左手不如右強故車宜勇力之士謂之右

○王昭禹曰羣右之長所以謂之司右○劉氏曰司右羣屬車之右若王之五路右其玉路金路者下大夫也右其象路者上士也右其戎路木路者中大夫也故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八十人者皆羣屬車之右也

黃氏曰左主射右持車故司右與射人聯職而虎賁以下扈從王者列於其下朝儀之位大右大僕虎士列於路門右右皆主衛從也羣右列於甲兵戈盾弓矢官之下不聯大右甲兵嚴飭而後戎車駕事之序當如此司右雖主羣右之政令而其秩卑於僕御射固高於右也戎右中大



夫其事重也

掌羣右之政令

鄭鍔曰或謂乘車之路尊者左御者在中勇力之士在右車必有右況王之五路乎今攷之經有道右有齊右有戎右而玉路田路俱無右先儒謂齊右兼玉路之右戎右兼田路之右然則玉路以祀金路以賓皆文事之容戎路以即戎田路以田以鄙皆武事之容故獨以兼之司右乃衆右之長羣右皆其所統治也

○李嘉會曰戎右齊右道右天子乘車之右皆中大夫下大夫非司右之屬也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毗志其乘○繩證屬其右

鄭鍔曰王有軍旅會同之事以車從車之卒伍亦如萬民

之卒伍司右令之使相聯屬也○賈氏曰左傳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法二十五乘

爲偏百二十五乘爲伍是車之卒伍也○王氏曰車之卒伍車僕所謂車之萃也比其乘使車皆有行列屬其右

使車右皆有統攝

○王氏曰比其乘則比其乘之馬使齊力屬其右則屬其右之人使同心○黃氏曰凡乘王倅車者皆比之而其右皆屬之司右主車故獨合車之卒伍古法五人爲伍百人爲卒後世兵法有以七十五人將重車合一車而爲百人○鄭康成曰合比屬

謂次第相安習也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法曰弓矢

圍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鄭鍔曰

爲車右者勇力之士皆用五兵者也五兵非人之所能用

而勇力過人者尤非易得幸而有焉選百得十選十得一

凡國中之有斯人則使之屬於司右庶得選擇以爲用也

何則有車上之五兵有步卒之五兵戈也及也戟也酋矛

也夷矛也是謂車上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是謂步卒

之五兵非勇力之士則不能用屬於司右非惟選之以待

用亦掌其政令使強有力者無所肆其暴矣



王氏曰先王既合萬民之卒伍以時習之皆使知戰又屬  
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於司右使掌其政令則軍旅之事  
有選鋒以待敵齊民得免死焉無事之時武夫皆寓於官

府無所奮其私鬪矣

○王昭禹曰唐之弊也一旦有警而宿衛之士皆不足以授甲又烏知成周之法

虎賁

音奔

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

十人虎士八百人

薛平仲曰虎言其有力如虎也旅言其旅力方剛也虎賁  
有虎士八百人用之以先後王而趨非部分之嚴節制之

素難乎為衛矣故虎賁氏則以下大夫二人為之

○黃氏曰虎賁氏有

所主帥且為近衛故高其爵

○鄭康成曰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

勇力者

易氏曰此言虎士八百人與牧誓言虎賁三百人其數為不同蓋此以衛至尊為主惟眾而後可以備儀衛

陳及之曰虎賁八百人蓋天子親兵六軍之外禁衛惟此

而已王不出則虎士不出及其弊也以之從軍旅賜諸侯

非舊制矣○胡康侯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車

掌宿衛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成王欲其知恤虎賁者

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奭命齊侯呂伋以虎賁

百人逆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軍猶今

殿前步軍都帥也勲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衛士宿衛王

宮其為國家慮深遠矣○呂東萊曰周公戒成王何故以

虎賁與任人牧人準人同一般說此最是周公養成君德

深厚處大抵外朝之臣人君臨朝方得入覲而人君見其

望高德厚待之為嚴不敢褻近侍衛僕御朝夕親比若得

正人動作起居默移陰化須到聖賢地位故虎賁綴衣位

最賤職最親所以亦須要得人○鄭節卿曰宮正宿衛之

士統於大宰而虎賁之虎士八百人亦王之親兵而屬諸

司馬此司馬亦聽命於大宰耳必散諸司馬者內外雖不



可以不相統而彼此之勢則不可不相持是故兵衛掌於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掌於虎賁與司隸漢以南北軍相制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周人之遺意

掌先悉薦反後戶豆反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

鄭鍔曰王出則或居王前以為之先或居王後以為之後其先後也欲嚴以肅故皆趨其趨也必以卒伍如軍法焉

○劉氏曰雖趨亦不離其卒伍示眾以嚴肅也

然不特國中為然王者有軍旅會同之事皆

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王所止舍之處設柩桓再重以為閑則守乎其外王在國雖處宮禁之嚴又守乎其內○易氏曰入而在國則五寢次舍以為宮若有大

故其所防者尤當致嚴又守王門資之以衛至尊○易氏曰五門出入

必幾○鄭康成曰非常之難要在門如是則八百人之眾不足恠也

及葬從才用反遣車而哭

鄭康成曰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賈氏曰遣車將葬盛所苞奠遣送之車其車內既皆有牲體故云

魂魄所依

適四方使所吏反下同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

使於四方鄭鍔曰王朝或遣使於四方所遣者士大夫也必從以虎

賁○劉執中曰虎士從之護王命也多難之世寇攘姦宄或為患於道路道路

不通王命壅遏或有徵召於諸侯虎賁氏奉王之書以使於其國惟其武勇故使之犯難而往也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鍔曰旅如旅力方剛之旅旅有力之意故人之背旅謂



之督以其有力故也

○賈氏曰旅見其衆賁見其勇

或謂有虎賁氏八百人矣

又有旅賁氏十六人何耶蓋八百人分爲卒伍而趨於王

之前後則既衛其前又衛其後也旅賁氏之十六人則夾

車而趨或防其左或防其右此其所以異○李嘉會曰大

夫不可徒行故旅賁氏止用中士不使大夫

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

鄭康成曰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爲之

帥○鄭鍔曰夾王之車執戈所以擊刺執盾所以捍衛左

右必皆八人人主上法乎天而左右之衛亦取象於八卦

故數皆八也車之運行其勢疾矣及其止也餘力未定慮

其運而不止故持其輪而止之自非旅力過人安能然也

○王氏曰持輪所以爲安也○李嘉會曰王止則亦止而衛王

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

鄭鍔曰祭祀賓客會同王則吉服旅賁亦以服而從先儒

以爲王袞冕則旅賁齊服服玄端竊以爲不然言服而趨

者謂常時夾王車或以介祭祀會同賓客則無用介惟服

其所當服之服而已

○王昭禹曰服而趨者其服亦如王祭祀賓客之服

何以明之下文言

軍旅則被甲而趨蓋能自保衛然後可以衛至尊有兵甲

之事尤不可不先自備或使之介其介也亦以重天子之

威

喪紀則衰

七雷反

葛執戈盾

鄭康成曰葛葛經武士尚輕

○賈氏曰臣爲王中賤皆斬衰麻經至葬乃服葛今王始死即服葛故云武士尚輕

軍旅則介而趨

鄭康成曰介被甲○王氏曰旅賁則王衛之尤親者王吉

服則亦吉服王凶服則亦凶服王戎服則亦戎服亦與王

同其憂樂也○易氏曰祭祀會同賓客喪紀軍旅各以吉



凶之服衛于王軍國之容有足觀者矣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黃氏曰其服袞冕名之曰節以著別也○鄭鍔曰或謂春官有司服掌王之衣服宜可得而節此官所言初無樽節之意何以爲上節王之衣服耶夫王之袞冕袞冕固非臣下所可服然有時而服之亦以行禮之故爾行禮則服之事已則止其服也固有節矣此序官節服之意

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

鄭鍔曰祭祀朝覲王乘五路建大常服袞冕此禮之至文而盛也又使節服氏六人與王同服以維持大常之旒蓋大常十有二旒其長曳地必用人以維持之維者以縷綴連之義每旁三人則法陽數之成而以象天陽俾服袞冕同王之服以尊天之象

○易氏曰王於郊祀服袞冕而節服氏之二人者亦服袞冕王於祭祀朝覲服袞冕而節服氏之六

人者亦服袞冕若是何以爲節曰是乃所以爲節也春秋之法貴賤不嫌於同號以其有節存焉王眠治朝其位亦南鄉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其位亦南鄉則尊卑何以無辨位同乎南鄉從王於後也服同乎袞冕袞冕從王於左右也既有前後左右之節矣則位序服飾乃備至尊而崇威嚴亦何嫌於同

愚案此便是顧命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戣相似

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

賈氏曰禮緯天子旌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大夫五仞五旒齊較士三仞三旒齊首彼或異代法故旒不依命數周諸侯之旒皆交龍爲之上公九旒侯伯七子男五今總云四人則不得兩兩維之但一畔二人分而

維之耳

○鄭鍔曰諸侯之祀也建交龍之旒亦謂之建常用四人以維之其服與諸侯亦同王六而諸侯四降殺以兩又四者陰之數諸侯雖有君道而視

天子則臣也故取陰之數焉

郊祀袞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鄭鍔曰祀必有尸雖郊祀亦有尸士師言祀五帝則沃尸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爲尸此言郊祀送逆尸則是郊



亦有尸也郊祀王服大裘而冕王服大裘則尸亦服大裘  
 尸服大裘故節服氏送逆尸亦服大裘事至尊之神以類  
 求類欲其純一而不雜如此節服氏八人六人維大常故  
 二人送逆尸也然亦惟郊祀則有裘冕執戈之禮他祀則  
 不用也始焉逆之終焉送之皆從尸所乘之車事尊神者  
 其禮當致其謹也或謂王服裘冕節服氏亦裘冕近於無  
 等差先王制禮必有毫釐之辨何為至尊之裘冕與臣下  
 同耶蓋祀天之禮內服大裘則外被冕故曰裘冕又曰裘  
 冕司裘言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而不言裘司服言祀  
 天則衮冕而不言裘王服衮則曰衮冕王服裘故云裘冕  
 郊祀以維大常而送逆尸之故乃分而二之使節服氏八  
 人各服其一大常以文為主故服以衮送逆尸以質為主  
 故服以裘服衮者無裘服裘者無衮豈不有毫釐之辨哉

王之奉祀也以内則盡質以外則盡文故兼論乎裘衮又  
 以見名官曰節服氏之意

方相氏狂夫四人

王昭禹曰方相氏者以其相視而攻疫者非一方也月令  
 於季冬命有司大儺則曰旁磔亦以方之所在非一方○  
 鄭鍔曰或謂每歲有時儺之事所謂季春命國儺仲秋天  
 子乃儺季冬命有司大儺見於月令者是也三時有儺夏  
 則無之方相氏乃為夏官之屬何耶蓋方相氏以狂夫為  
 之康成謂方相猶放想可畏怖之貌義無所攷殆猖狂之  
 意也因四方而驅疫必狂夫為之蓋陽勝則為狂陰慝則  
 為疫狂夫陽之太過者也夏則陽盛而火王陽盛而太過  
 則為狂矣使之索陰慝之鬼亦厭勝之術○賈氏曰執戈  
 揚盾亦武事故在此



總論

薛平仲曰四官之設先王必使世其官者合庶士以衛至  
 尊其事至難使為之長者或更進迭用而非世守之舊則  
 人心渙散不屬所關甚大此虎賁旅賁必以氏為名節服  
 氏以袞冕維太常其職與旅賁氏相關非世其官不足以  
 明禮典之宜方相氏以索室驅疫非世其官不能明鬼神  
 之故此節服方相亦以氏為名也

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乃多反  
 以索室毆疫

鄭康成曰蒙冒也○鄭鍔曰熊之為物猛而有威百獸畏  
 之蒙熊皮所以為威也金陽剛而有制用為四目以見剛  
 明能視四方疫癘所在無不見也玄者北方之色天事之  
 武也朱者南方之色地事之文也以玄為衣所上者武以

朱為裳輔之以文○李嘉會曰鬼神陰物狂夫四目玄衣朱裳皆象陽氣以抑陰氣 執戈擊刺揚盾

自衛○黃氏曰執戈揚盾猶尚勇歟 帥百隸以為之○王昭禹曰帥罪隸蠻隸之屬 賤者之職也○

王昭禹曰時儺以時而儺月令季春仲秋季冬是也○鄭鍔曰季春

仲秋之儺有國之禮庶人不得為季冬之儺謂之大儺孔子於鄉人儺則朝服而立於阼階以安室神謂季冬之儺大儺驅索諸室中而逐之故朝服以安祖先之神爾 ○

鄭康成曰索度也○王昭禹曰室者陰慝之所藏

大喪先匱

鄭康成曰葬使之道○劉執中曰凶事多邪慝乘之

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音良音兩

鄭康成曰壙穿地中也天子之槨栢黃腸為裏而表以石  
 焉方良罔兩也國語曰木石之恠夔罔兩○鄭鍔曰葬則  
 用木石木石久而變恠生故始葬則毆之亦厭勝之術易

氏曰占夢季冬聘王夢遂今始儺毆疫則今此而已

鄭鍔曰喪則使之為前驅以辟凶邪葬則使之入壙擊罔



兩所以安神靈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二  
大僕下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僕待御於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鄭鏗曰公卿大臣輔王於朝其見王為有時若夫左右僕從於王尤親暱苟褻近小人無以聞正論故先王以下大夫為之所

以重其任也

○陳君舉曰六官皆有風義之臣如地官師氏保氏春官大史內史夏官射人大僕是也書曰太史友內史友記曰射人師僕人師

○薛平仲曰上而正君心於周旋密勿之間下而通人情於勢分難通之際大僕以之帥其僚庶僚以之佐其長上下交孚內外無壅天下之政此其本也○陳君舉曰屬之司馬不惟宮中部署肅給亦以通遠令也不然則有逗留怠於傳命之患

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

項氏曰王之吉服有六大僕正之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黃氏曰此蓋朝服非朝服則燕服也燕服小臣正也

王之眠朝有位正之則出入起居罔有

不欽

王昭禹曰出王之大命則宣之于外入王之大命則納之

于內

○鄭康成曰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羣臣所奉行○鄭鏐曰王之

大命則國之大安危民之大利病所以指麾羣臣而號令四方者

出入王之大命特以其在王之左右為王之侍御掌趨走

奉行之事而已若書言龍作內言詩言仲山甫出納王命

則異於是

掌諸侯之復逆

鄭鏐曰諸侯之復上有詢乎諸侯而諸侯反報之諸侯之

逆諸侯自出所見以告乎上皆掌受之以上達則無壅遏

或謂羣吏之逆庶民之復御僕掌之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宰夫掌之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小臣掌之獨大僕掌諸侯

之復逆何也蓋臣民復逆王所日聞故內焉御僕小臣達

之外焉宰夫達之事之常也若諸侯復逆則非常矣○陳

及之曰掌復逆者受羣下書奏也漢之公車司馬今之登

聞檢院皆掌天下章奏乃一官耳大僕掌諸侯復逆小臣

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而宰夫又掌諸臣之復萬民之

逆不亦多乎蓋官府有尊卑爵祿有高下大僕六夫也則

下掌吏民之復逆御僕下士也苟上掌諸侯及公孤之復

逆則情意不通官高則此不肯受官卑則此不肯授於

是上下之勢懸隔而天下之事壅於上聞今大僕掌諸侯

小臣掌孤卿大夫御僕掌吏民則勢敵情通不敢逗留章

奏矣然其事所係甚大於是復俾大宰之屬掌之則當以

所言告之冢宰與王謀議其事而行不特是也秦章邯奏

事而趙高為丞相留司馬門不進則是與章奏者非王之

近臣也若夫大僕小臣御僕皆王之侍御僕從也受章奏



而達於王無所關決而大臣亦不得自便矣

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王氏曰王眡朝眡治朝○易氏曰此經正與司士一職互文見義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則王之位也雖言王位而非正王位之職所正者羣臣之位其曰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右南面西上羣臣既正其位矣然後大僕自路門之左立於王前故曰大僕前所以正王位又言王入內朝皆退鄭氏引玉藻之言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謂諸侯也言諸侯則天子亦然謂王入路門聽政於路寢則羣臣各退向治事之處若據司士所言皆退疑若大僕亦隨羣臣而退今攷此經文意則大僕實未

嘗退所言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乃是退立於路門之本位以俟朝畢及王入路門而聽政路寢則羣臣雖退而大僕復入正路寢之位司士不及此者以其所正者羣臣之位朝畢則退而已大僕掌正王位則無往不從故出入亦如之詳略不同亦各其職云

呂氏曰如漢成帝臨朝之時尊嚴如神及退朝與張放等所說皆淫辟邪侈之事人君到此不是見得有力如何會到罔有不欽田地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王昭禹曰路鼓王鼓也必建路鼓示欲四方無所不達○鄭鏐曰路鼓王之所執者也大寢王聽政之所也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使窮寃失職者擊焉上急變者擊焉欲其



近乎王而聲必聞事必達也。○季氏曰天子有五門外曰  
 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大寢蓋在  
 路門之內也考之周禮闔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則是雉門  
 已有禁矣而路鼓在路門外窮民安得入也蓋朝士之職  
 以肺石達窮民而肺石乃在外朝外朝在臯門之內庫門  
 之外則是窮民得至於庫門之外而朝士乃為之達於路  
 門耳然則大僕之所待者乃待朝士之所達也。○黃氏曰  
 鄭謂政鼓節與早晏非也經之建鼓所待者達窮與遽令  
 而已如御僕直事鼓所大僕聞鼓速逆皆其政也窮與遽  
 令皆應亟報故不待眡朝擊鼓而奏之更始張夫人曰帝  
 方與我飲乃以此時奏事抵破案於是百官不敢奏事。○  
 王氏曰先窮者欲速達甚於遽令。○鄭康成曰御僕御庶  
 子直事鼓所者。○黃氏曰御僕與御庶子各有之通掌其事御庶子士庶  
 子之御于王所者也是於士庶子最為親近御僕掌王燕令。

鄭鍔曰御僕與御庶子受窮民之訴與遽令之事將以上  
 達使太僕不迎而受之欲上達之速亦不可得聞鼓聲則  
 速逆之言迎而受之速以上達

孫氏曰命令復逆雖均之為急未若遽令所係於軍事者  
 尤急故不領於他官而領於司馬既領之司馬復敘於小  
 宰何也一相在內無所不統使侍御僕從不由小宰以敘  
 次而紛亂離襲一相不預聞焉則事權分而君聽惑故達  
 以御僕而後上下之情通敘於小宰而後內外之體一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

王昭禹曰祭祀吉禮之事賓客賓禮之事喪紀凶禮之事  
 事既不同王之服位亦異。○易氏曰王者祭祀之服六司  
 服之六服是也賓客之服二司服所言鄉射則鷩冕眡朝  
 皮弁服是也喪紀之服一司服所言凶事服弁服是也其



位則隨事而立無非大僕之所正○鄭鍔曰大僕既正王之服位又再言之何也蓋上所言者王視朝之時乃若祭祀賓客喪紀之服位苟不正之則事神接人之際失其當矣既已正之又詔之以法使王動皆中度詔之以儀使王行而合禮○鄭康成曰詔告也○王昭禹曰法見於度數者儀見於動容者皆大僕以言告之○鄭康成曰牲事殺割七載之屬○賈氏曰言殺據祭祀之時親自射牲也司弓矢云共王射牲之祭祀之禮七牲薦也○王氏曰王之牲事以事鬼神苟外不能治其人內不能治其身雖日用牲祭鬼神猶弗享也大臣眾矣所與治其人莫尊於大宰近臣眾矣所與正其身莫親於大僕故贊牲事以此兩官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易氏曰不敢自右以周人尚右尊君也○王氏詳說曰夏

官以僕名官者有八大僕祭僕馭僕隸僕僕於王之左右也道僕齊僕田僕戎僕四者僕於車之左右也乘車之僕見於曲禮詳矣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軫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車之有僕所以兼車右事也效車則奮衣由右車驅則顧命車右此大僕初非預於乘車之僕特為王前驅而已驅者在途御者在車驅不復御焉有并為之乎今日自左馭而前驅是王未乘車而乘君之乘車者不敢曠左是左馭者乃乘車之僕在大僕前驅自馭者之左行而馭耳鄭氏以為居左自馭失之矣凡軍旅田役贊王鼓

鄭鍔曰軍旅田役王親執路鼓路鼓四面王自擊其一大



僕擊其一戎右擊其一故二官皆言贊王鼓助王擊之以用衆也○黃氏曰鼓所令止作也大僕贊王鼓亦左馭居

前歟○易氏曰大司馬蒐田之禮王執路鼓必待司馬辨之而後大僕贊之鼓人於救日月則詔王鼓必待鼓人詔之而大僕贊之王皆為之親鼓焉其義見於大

司馬及鼓人

救日月亦如之

鄭康成曰日月食時春秋傳曰非日月之青不鼓○鄭鍔

曰日食陰侵陽伐鼓以助陽月食陽侵陰亦擊鼓者以陽

太盛擊助陰之鼓也鼓人言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

祭雷鼓祀天之鼓屬乎陽日食所擊者也月食宜擊靈鼓

歟

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彼驗反亦如之

鄭司農曰窆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崩禮記謂之封皆葬下

棺也

易氏曰始崩及窆擊鼓以戒衆人且傳達于四方使四方

知喪禮也

縣音喪首服之灋于宮門

鄭康成曰首服之法謂免髻笄總廣狹長短之數縣其書

於宮門示四方○易氏曰小宗伯既已縣衰冠之式于路

門之外此復縣首服之法于宮門者首服則婦人之服衰

冠則男子之服○黃氏曰必使大僕掌之者大僕侍御之

官王之起居所當知也漢武帝崩燕王使幸臣王孺之長

安問帝崩所病執金吾郭廣意言待詔五柞宮宮中謹言

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

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於是為反謀故人主左右無中外

共信之臣及平時無法度可使與臣民相關通緩急之際

姦軌遂得妄有窺伺周官王出則大僕前驅居則贊相不



眠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大喪始崩戒鼓遂出喪首服法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力報反

鄭康成曰王使往○鄭鏐曰王於公卿有弔之之禮以致其哀戚之情有勞之之禮以示其閔勞之意三公孤卿近臣之重故遣僕臣以往見其恩厚也

王燕飲則相息亮反其灋

鄭鏐曰王有燕飲臣下之禮以示慈惠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其燕皆在寢如主人酌賓賓酬主人之類皆有法也大僕侍王左右故相其法燕而有法則無廢禮之愆幽王荒廢飲酒無度以其無法故歟大僕相其法此其所以用吉士而不敢用便辟側媚之人

王射則贊弓矢

鄭康成曰贊謂授之受之○鄭鏐曰射有挾弓執矢之法文承燕飲之下則知因燕而射也先儒以為大射恐不然射以觀德而王者之射尤諸侯臣下之所取法故今大僕贊之後世委任華重漸至於執政而名官以僕射其原蓋起於此

王眠燕朝則正位掌擯相

鄭康成曰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鄭鏐曰上言正王之服位又言祭祀賓客則正位此又言正位者燕朝之位也王有三朝而燕朝乃安燕之地親族所聚正其位而且擯之相之則王之見之也以禮而宗人之見王也不敢恃恩以犯分

王昭禹曰擯則相賓相則助王皆大僕掌之

王不眠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



鄭鏐曰一日二日萬幾王者不可一日不眠朝王不眠朝是必有故以辭諭諸大臣使其不視之故若以安燕而廢朝當論諫以箴過於未萌三公孤卿大臣也與國共休戚宜以辭告之

總論

李嘉會曰大僕與王最親無一事不正乎王無一動不贊其禮不惟正眠朝之服位至入于燕朝亦如之不惟正賓祭喪紀之服位而位在燕朝者亦正之王有牲事則贊法儀王有燕飲則相其法師田則贊王鼓王射則贊弓矢穆王以此職命伯景謂其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其見大僕有關於王身者如此其重

小臣上士四人

黃氏曰地愈近則事愈褻而職愈卑故名大僕曰大小臣

曰小

鄭鏐曰小臣掌傳王之小命王有所行則詔相其法儀之小者疑若卑褻以上士為之何耶蓋所謂士者以德行道藝考選而進者在王左右必不導王為非矣故穆王命伯景謹簡乃僚其惟吉士正謂此也春官之內小臣掌王后之小事者尚以奄上士為之況事王乎否則近而不遜遂至假命擅權奉使四方則光燄殷殷用事宮中則廢立皆出其手強蕃悍鎮出其門下如唐末之禍

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

鄭康成曰小命時事所勅問

○王昭禹曰大僕言出入王之大命小則小臣掌王之小命其出入亦可知

法儀趨行拱揖之容

○王昭禹曰小法若行以肆夏趨以采薺之類小儀若天揖同姓時揖異姓土揖庶姓之類小臣言小法儀則

大僕所謂詔法儀者乃其大者也大僕言詔而小臣言詔相非特詔以言又相以力也

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



鄭鍔曰諸侯之復逆大僕掌之爲其入朝則有賓道也三公孤卿日以事聞乎王以其亟也故小臣掌之非有所輕重也

### 正王之燕服位

鄭鍔曰王自路寢聽朝而退適小寢則正其燕居之服位大僕正於外小臣正於內此所以無適不正也○王氏詳說曰案玉藻天子以龍衮祭以元冕聽朝以皮弁眡朝以元端燕居諸侯以元冕祭以禕冕朝以皮弁聽朝以朝服眡朝以元端燕居夕深衣祭牢肉天子諸侯雖燕居同於元端然天子初無夕深衣也是諸侯適小寢釋服而元端與天子同夕深衣又與天子異

### 王之燕出入則前驅

鄭鍔曰燕出入若今遊於諸觀苑○又曰朝覲會同祭祀軍旅之時大駕雷動百司駿奔儀衛無所不備若夫燕游之觀不備百司則小臣掌前驅之儀蓋雖燕遊亦不可以不正王體也

### 大祭祀朝覲沃盥

王氏詳說曰鬱人云凡裸事沃盥此云大祭祀朝覲沃盥者蓋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九獻七獻五獻皆須盥也鬱人之沃盥但於盥獻事耳其朝覲饋獻卒食之獻所以沃盥者小臣也

鄭鍔曰事神待賓其法則同第所掌有小大耳

### 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

鄭康成曰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黃氏曰大僕王射則贊弓矢此外不見掌事之法是則賓射小臣贊弓矢也○鄭鍔曰雖掌其小而法如大僕也



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鄭鍔曰掌小事故掌弔勞于士大夫凡有大事則為大僕之佐而已

總論

易氏曰小臣佐大僕者也大僕出入王之大命此則言辭告語之末故掌王之小命大僕詔王之法儀此則趨行拱揖之容故詔相王之小法儀大僕於眡朝及禮之大者正其服位此則正王之燕服位大僕於王之禮路車出入則曰左馭而前驅此於王燕出入則前驅以至大僕掌諸侯之復逆而此則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而此則掌士大夫之弔勞凡此無非大僕掌其大而小臣掌其小也小臣所得而尊者大祭祀沃盥而已然先王設小臣之職亦猶后之有內小臣而內小臣所

掌反同於大僕何也大僕正王之服位而內小臣亦正后之服位大僕出入王之大命而內小臣亦掌王后之命大僕於王之出入則曰左馭而前驅內小臣於后之出入亦前驅大僕於祭祀賓客喪紀則詔法儀於眡燕朝則掌擯相內小臣亦擯詔后之禮事蓋內小臣之於大僕則內外之辨小臣之於大僕則大小之辨

祭僕中士六人

黃氏曰僕本燕閑之官祭尊燕褻不敢以褻于尊故專設官

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

王昭禹曰前期有戒既戒供具有糾焉所以約其緩散鄭

康成曰糾謂校錄所當共之牲物

○鄭鍔曰小宗伯而下專主祭祀之事又設祭祀官親受王命以視祭祀何耶蓋人君為神民之主禮



重於祭苟祭不親非所以事神此所眡之祭祀乃王所當躬臨者也王偶有故不獲躬親必命有司攝事故特設祭僕之職使掌察眡之事受命而臨觀之又以言而警戒之有不戒不具者皆得而糾舉之則祭事益嚴無以異於王之躬親矣

○劉執中曰王之於祭祀也冢宰振其綱宗伯正其職六官之屬各備乎禮文矣而且脩之初王不可得以躬眡之也乃設祭僕之職專受王命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是代王躬眡於其事也

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鄭鏐曰祭畢則帥羣有司而反命乃以王命勞其勤者而誅其不敬者則羣有司知所懲勸矣○王氏曰肆師誅其慢慢謂不肅也祭祀誅其不敬則非不肅之謂也

大喪復于小廟

賈氏曰大喪王喪也王生時所有事之處皆復祭僕復小廟夏采復大廟隸僕復大寢小寢也○黃氏曰夏采復于

大祖不曰大廟然則總謂之太廟猶大社大稷也故夏采復于大祖不言廟祭僕復于小廟避夏采大祖之文高祖以上猶有二祧○王氏曰祭僕掌受命于上以眡祭祀隸僕掌五寢掃除糞洒之事王皆以故習而親焉故也既置夏采掌復復正事又以二僕參焉復盡愛之道求所以生之不以方而已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音預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

黃氏曰祭王之所不與者山川在畿內地遠王不行公卿百辟之有功德於民者秩卑王不行然皆國之命祀故賜之禽○王昭禹曰賜之禽亦以出於王命故也都家祭祀皆命於國王不親祭各使其主者祭之

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鄭鏐曰諸臣之祭致胙於王謂之致福必受而膳之然胙



自外來將以奉王詎可輕焉必度而省之知其非可疑然後致膳先儒謂展其牲之體數大牢則牛左肩九個少牢則羊左肩七個之類則所展者曷止此觀晉申生歸胙而驪姬毒以獻其事有不可不防者展而受之之意豈止於體數而已哉○易氏曰凡祭祀受胙謂之受福言神錫之福而君受之也都宗人家宗人與國之祭祀有司皆致其福于王祭僕則展而受之膳人則受而膳之則祭祀之誠至矣

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賈氏曰大僕至御僕四官列職同官故同府史

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

易氏曰御僕所掌復逆視大僕小臣有尊卑小大之異視宰夫有甚不同者此謂庶民非萬民之衆所謂羣吏則府

史胥徒之在官者亦非諸臣也諸臣則諸侯羣臣咸與非御僕所得而並言然宰夫於諸臣言復此於庶民言復宰夫於萬民言逆此於羣吏言逆所謂復逆者蓋通上下言之○王氏曰庶民之復大司寇所謂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者故大僕言建路鼓以待達窮者聞鼓聲則速逆御僕也

李嘉會曰羣吏庶民安有弔勞觀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產哭之哀漢征民宿衛及其去也天子親享之羣吏庶民或有弔勞宜也

鄭鏐曰於吏民有哀則弔有勞則勞未嘗以其賤而遺也使御僕掌弔勞見恩意之厚○易氏曰以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臣掌大夫士之弔勞推之此亦羣吏之弔勞也



大祭祀相盥而登

鄭鍔曰祭祀以匕登牲體於俎王盥手乃登之○王氏曰

王盥而登御僕相之○王昭禹曰相盥非沃也若儀禮所謂奉盤授巾是也

大喪持翣

鄭康成曰翣棺飾也持之者夾蜃車○易氏曰此喪祭之

冗事故御僕掌令

掌王之燕令

鄭鍔曰燕居之令非視朝時所出羣臣不預聞故掌其傳

導也

以序守路鼓

鄭康成曰序更也○王昭禹曰御僕下士十有二人以序

更守路鼓以待達窮民與遽令○李嘉會曰不說御庶子者升而為士則非御庶子矣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左傳曰輿臣阜阜臣隸隸臣之尤賤者名官以此

蓋五寢者神之所依當埽除糞洒以致潔清乃阜隸所當

為以是名官使知僕隸之役不敢廢事也○黃氏曰隸僕

職任愈褻故雖屬大僕而別置府史胥徒羣僕皆御于王

所○孫氏曰隸僕之屬夏官法嚴而儀肅不容狎視漢法

事關宗廟必置重辟亦此意

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

黃氏曰寢之為五何如或曰五當為王祭祀脩寢為王將

齊故脩治潔清之寢廟惟月令有之自漢以來原廟置寢

於諸經未見廟有寢者然漢廟有寢亦死事耳○劉氏曰五寢夫人以下所居

也王后所居謂之正內隸僕不掌自有寺人內豎也鄭玄謂五寢五廟之寢非也隸僕乃掌洗乘石蹕宮中之事古者神人不紊若典職宗廟何緣褻之於宮中而外役

乎○鄭康成曰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洒灑也

祭祀脩寢



劉氏曰脩讀為滌祭祀則齊齊則大滌五寢使之消潔不犯禁也

愚案注疏引爾雅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必須寢者祭  
在廟薦在寢也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不知寢廟脩除  
於守祧自屬禮官今掌之隸僕廁於僕從之後必非寢  
廟之寢况經中只言五寢又不曾及廟字黃氏劉氏之  
說是矣

王行洗乘石

鄭司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

兮○鄭鍔曰王所踐履猶致其潔如此則事至尊之禮嚴

掌蹕音畢宮中之事

鄭司農曰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做蹕鄭康成曰宮中有事則蹕○易氏曰於

宮中為之蹕致其肅也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劉氏曰大寢內寢小寢燕寢正內春秋莊公薨于路寢僖

公薨于小寢○黃氏曰復於其平生所有事之所小寢大

寢王所興居也鄭說皆非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賈氏曰郊特牲云夏收殷俾周弁則弁亦冕也即是六冕

皆得稱弁鄭康成曰弁者古冠之大稱委貌緇布曰冠○王昭禹曰冕上服以臨下弁

下服以事上人君服以冕亦服弁者以上得兼下也此掌

五冕之官所以名之曰弁師

鄭鍔曰王之冕弁宜在禮官今乃列之夏官繼大僕羣僕

之後在司戈盾司弓矢之前俱非其類疑其失次○徐卿

曰弁者所以見諸侯夏則於卦為離萬物相見之時故弁

師屬焉



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音早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

鄭鍔曰五冕制度冕與弁異攷之皆可疑今隨文釋之冕之長短廣狹經無文漢儒謂用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布衣之上玄下纁名謂之冕冕者俛也後高前下有俯俛之形故以名焉在高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之意然王之吉服六每服一冕則宜六冕今止五冕者禮圖以大裘之冕無旒陸佃云大裘襲衮則戴冕纁十有二旒大裘與衮同一冕故服六而冕五此說得之

李嘉會曰五冕不及大裘大裘天子服也今說五冕則公卿大夫士之服也然必曰王之五冕者惟天子則五冕可具也王昭禹曰服者下之飾陰也故有六陰數也冕上之飾陽也故止於五陽數也○賈氏曰皆玄冕古者績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玄下以朱衣於冕之上下○鄭鍔

曰玄冕朱裏說者以玄在上者升而與物辨以象道之妙朱在下者降而與物接以象禮之文上玄之版謂之延取其長也垂之以旒謂之邃取其深也紐鄭康成曰小鼻也綴於冕之傍垂之以武傍孔相當以笄貫之欲其牢固也有延以為覆有紐以為固文以五采為纁鄭康成曰纁雜文之名繩垂於前後故曰五采纁有十二也就皆五采玉十有二就成也以一玉

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賈氏曰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者此各據一旒而言於一旒之上以青赤黃白黑五色玉貫於藻繩每玉間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就成也鄭康成曰此為衮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驚衣之冕纁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玉笄以玉為笄以貫之也朱紘以朱色之紐為綬而屬結之也鄭康成曰紘一條屬兩端於武於左傍笄上一頭繞於頤下至向上於右相笄上繞之○劉氏曰朱紘上繞笄之兩傍助其固也○王氏曰五采備采也十有二就備數也玉十有二備物也玉笄貫其上以象德也○李嘉會曰五冕五采必五者象仁義禮智信五者無



一不備。○黃氏曰：康成以纁不言，皆有不完者，非也。又以十二句絕就字下屬，亦非。五采纁十有二就，蒙上玄冕朱裏，延紐皆字十有二就，下又有皆字，謂每就十二玉也。冕制於經無所考，注疏家所言皆約漢制，未可信。康成又采撫禮記儀禮殘闕不全之說，牽合為證，亦難信者。然則天子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纁旒十二就，就皆十二玉，玉笄朱紘，是則一冕耳。而曰五冕者，正以著其同也。大裘之冕不數自見，其為異。

諸侯之纁旒九就，璿反玉反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玉

纁此練反玉笄

鄭鏐曰：近世陸佃論此云：諸侯九旒，則上公十二旒，可知。公衮冕十二旒，侯伯鷩冕九旒，則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可知。舊圖謂侯伯之服鷩冕七旒，子男毳冕五旒。

公之孤希冕四旒，則以上迫於上公衮冕九旒，又迫於玄冕三旒為之說也。一曰：凡冕天子皆十二旒，諸侯皆九旒，故記曰：天子十有二旒，諸侯九而弁師云：諸侯九就。諸侯蓋通稱，纁即禮記所謂藻也。易藻為纁，纁雜文之名，取其義之著也。旒即禮記所謂旒也。易旒為旒，謂其垂於前後如旌旗之旒也。諸侯九就，蓋自公而推之，以九以七以五，皆可見矣。璿玉者石之似玉者，貢所謂君子貴玉而賤珉為玉之寡而璿之多者是也。天子之德全，故其玉用全。諸侯之德殺於天子，故用璿玉。天子用五采之玉，所以表其德之全。諸侯德不及天子，故用三采之玉，其餘如王之事，則玄朱延紐朱紘之類，皆同乎王也。所以可同乎王者，以其有人君之道故耳。然言其餘如王之事，則特笄紐之類。○黃氏曰：其餘如王之事，言公衮冕其餘毳毼布玄皆與類。王之事，謂祭祀射饗所當用也。鄭以為延紐非也。經不言玉。



之數則每旒之玉皆十二與王同亦可知也其異於王者  
 殺其旒與其采而已不如是殺玉彌寡其垂有不可及目  
 者詎足以示蔽明之義哉繅旒皆就言玉既三采則繅旒  
 之就皆三采也○易氏曰繅旒皆就又總言侯伯子男之冕  
 侯伯七命則七就也子男五命則五就也○鄭康成  
 曰玉瑱塞耳者○鄭鏗曰前旒蔽明以見其收視於內玉  
 瑱塞耳以見其反聽於無聲○賈氏曰王不言玉瑱王與  
 諸侯互見為義是以王言元冕朱裏延紐及朱紘明諸侯  
 亦有之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李嘉會曰玉瑱王不言之言王  
 之德自能反聽不待玉瑱而知也  
 王之皮弁會七外五采玉璫音象邸禮玉笄  
 易氏曰王之吉服其弁三皮弁用之於眡朝韋弁用之於  
 兵事冠弁用之於田獵兵田之弁有時而用之者也皮弁  
 眡朝則日眡朝之禮其用數矣此弁師所以特言皮弁之  
 制會五采玉璫者詩謂會弁如星言縫中飾之以玉爍爍

而處狀似星也又曰其弁伊綦言其文也詩又作騏騏馬  
 青驪文也○李嘉會曰璫綦也結也詩云會弁如星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  
 之綦○鄭鏗曰璫音基有基本之意玉以此德言用德以為基也  
 象邸者以象骨飾弁內項上之邸以明託宿之義○鄭鏗曰  
 象以此禮  
言用禮而貫之以玉笄者也○鄭鏗曰王之冕諸侯之冕與夫王之皮  
 弁三言玉笄見其皆不可無笄以為固也此  
 所謂皮弁之制若夫韋弁即爵弁也所謂爵弁經紘衣是  
 已冠弁即元端也所謂元衣素裳是已二弁與皮弁素積  
 相似微有損益言皮弁則韋弁冠弁在其間  
 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  
 鄭康成曰弁經王弔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  
 也而加環經者大如緦之麻經纏而不糾司服職曰凡弔  
 事弁經服○賈氏曰緦之經則兩股此  
 環經則以一股纏之不糾○李嘉會曰弁經五服之輕  
 者王弔乃五服之外故約言之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而掌



其禁令

鄭鍔曰上言天子之冕弁其九就者上公之冕也若夫侯伯以至孤卿大夫則視其爵等而為之降殺

○易氏曰上言上言諸侯之纁旒皆就未及夫冕玉之制此經言諸侯之冕弁而兼及卿大夫冕弁之制蓋侯伯之冕七就用玉九十有八而纁皆三采子男之冕五就用玉五十而纁皆二采以至孤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再就用玉八朱綠而已其韋弁皮弁則侯伯璪飾七而玉皆三采子男璪飾五而玉皆二采孤則璪飾以四三命之卿璪飾以三再命之大夫璪飾以二亦朱綠而已弁經雖無飾亦有等殺此不言士者司服所謂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皮弁亦士服也

○王氏詳說曰韋弁鄭氏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引左氏傳曰晉卻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釋聘禮謂韎布以為衣而素裳既曰韎為衣又曰韎布為衣既曰韎布為裳又曰素裳蓋以軍國之容不同故也韋弁或謂乃爵弁為士之祭服而王之服者哭諸侯即服之○鄭鍔曰司服有韋弁皮弁冠弁服弁經此官惟有皮弁韋弁弁經鄭康成云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

無等而陸佃云韋弁爵弁也故弁師有韋弁而無爵弁也冠弁服弁皆皮弁也故弁師有皮弁而無冠弁服弁康成之說誤矣○李嘉會曰皮弁用以眡朝故言之特詳韋弁用之於兵事冠弁用之於田獵韋弁即爵弁冠弁即元端也所謂元衣素裳是也二弁與皮弁相似而微有損益○黃氏曰王不叙韋弁諸臣則叙之皆微意也天子親將本非帝王之盛節必大不得已而後行之

鄭鍔曰冕弁之制而尊卑貴賤各有其等弁師為之掌其禁令則禮行於六服矣○鄭康成曰禁令者不得相僭踰

也○李嘉會曰不說天子之卿大夫者諸侯卿大夫之制既明則天子之卿大夫士可見亦以命數推之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三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闕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鏐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此兵甲弓矢戈盾之類為之有工而司之有官

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王昭禹曰五盾則授兵舞者之盾貳車之盾乘車之盾旅

賁虎士之盾藩盾凡五○李嘉會曰兵有五宜也盾亦有

五者先王害人之意少而自衛之意多故有五兵必有五

盾○鄭鏐曰物色也各辨其物色使以類相從等者所制

之長短小大○鄭康成曰等謂功沽上下各辨其等使與人相宜也辨之有素以待有軍事則頒之

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



亦如之

鄭鏐曰司兵授之以兵則從司馬之法多乎其數則闕國

之守備寡乎其數則乏軍之用器軍之行也從其法而頒

之○劉執中曰一旅之衆車徒異授也兵盾異能也弓矢異職也則司馬之法存焉及其還也受其所輸亦當

如始者所頒之法苟有亡矢遺鏃之事亦如之矣康成謂

用兵者出給守衛之兵上言頒兵從司馬法此又言用兵

則知非軍旅所用明矣守衛之人亦司馬之所統治故亦

從其法而頒之

陳及之曰周制甸出革車一乘凡兵甲盾戈旗物鼓鐸悉

備焉在農則四時田獵合其卒伍治其徒役簡其兵器與

夫旗物鼓鐸一一治之其調發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

與知然司兵所頒者頒諸卿大夫士從軍旅會同者也是

以司兵者曰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諸官府既畢事則又

歸之若民兵自藏之民間耳

○呂東萊曰古者藏兵於廟大夫家不藏甲必取於廟而後授之兵者國之重事出

必告於廟歸亦必飲至以見其不敢輕舉之意如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亦此意鄭莊公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魯莊公治兵于廟楚武王授師于刁之類

此見春秋初其制猶存

祭祀授舞者兵

鄭康成曰授以朱干玉戚之屬○賈氏曰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李嘉會曰

不令樂官舞師等掌之而掌於司兵者兵器不可妄委之

他人也

大喪廡五兵

鄭康成曰廡興也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

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鄭鏐曰軍旅之車上必建五兵出先刃入後刃也會同王

乘車則亦建焉皆以示威也○易氏曰如考工之六等與夫廬人之六建莫不建之以備軍旅會同之用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黃氏曰司兵掌五兵五盾戈盾用稍多故別設官其實司兵之支屬

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鄭鍔曰五兵之便於用者戈而已戈秘六尺有六寸其便用者秘短而易持其胡其援廣而易入可以搯可以刺可以擊可以餉觀左傳所載富父終甥以戈搯僑如之喉狼獾以戈斬秦囚子南以戈擊子哲長魚矯以戈殺駒伯則戈之便於用可知凡戰伐戡戮之字皆從戈謂此也盾干也用以自衛也如書云敵乃干詩云龍盾之合蒙伐有苑伐中干也又云干戈威揚五兵之用長以衛短則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有之書云比爾干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矣司兵掌五盾又有司戈盾之官者蓋司兵掌辨之司戈盾正掌其物而頒之○劉執中曰物者時其脩全俾

適於用然後頒之○易氏曰頒之以給祭祀軍旅會同之用

黃氏曰凡戈盾頒之授之輸之皆有司馬之法其文不備因司馬為可知

祭祀授旅賁戈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

鄭康成曰亦頒之也○鄭鍔曰戈長尋有四尺如杖而無刃詩云伯也執戈為王前驅又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祿祿即戈也○王昭禹曰旅賁氏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此言祭祀受旅賁戈者蓋執戈盾而趨者謂軍旅會同之時也若祭祀則執戈而已○鄭康成曰故士王族故士與旅賁當事則衛王○鄭鍔曰祭祀之時王親出郊故嚴其守衛之備旅賁當執戈王族故士當執戈盾隨其所當執而授之以物也○黃氏曰旅賁職執戈盾夾王車而趨至此執戈



故士不執兵至此執戈盾皆非其常必有司馬之法故曰  
云云舞者不曰戈盾而曰兵當是五盾皆有五兵制亡雖  
先儒亦不能言○鄭鏐曰舞者執戈盾未嘗執戈所謂亦  
如之者亦如授故士以戈盾也

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鄭康成曰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旅則革路會同則金路○

鄭鏐曰貳車言授則授之於其人貳車所以衛王故必人

自執之黃氏曰象路之副曰貳車革路之副曰倅車  
觀禮貳車十二乘故授戈盾倅車無數故平頌乘車所以為節

故特建之於車較及輿也○劉執中曰旅賁夾王車左右

而虎士趨王車後先舍則守王閑則及與戈盾戒備之尤

急者非其有屏蔽之用乎黃氏曰虎賁在國  
不執兵於此執戈盾

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鄭康成曰舍止也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

鄭鏐曰王之所舍設檜桓再重以為藩又於檜桓之外設  
藩盾欲以為衛故行則斂而藏之○易氏曰皆所以衛至  
尊尚崇嚴也

鄭鏐曰言授言建言設皆不同知五盾各異用故也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李嘉會曰司弓矢用大夫而為弁師下士之屬先王重其  
所職不以爵之尊卑為間

鄭康成曰司弓矢弓弩矢箠官之長○易氏曰五兵之用

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勾之然後及者擊之戈戟刺之

此司兵掌五兵司戈盾之掌戈盾司弓矢之掌六弓四弩

八矢相為先後者也

鄭鏐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則弓矢之制其來尚矣後世



有事則用之於戰無事則用之以行禮所以擇士者在是  
觀德者亦在是故設官以掌之為弓矢之制見於考工記  
者詳矣其法實掌於此

入 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于又反藏才浪反與其出

鄭康成曰法曲直長短之數○鄭鏐曰曰王曰弧曰夾曰庾  
曰唐曰大韃其名也彤弓赤盧弓黑天子之弓彤與絳質  
其物也○王昭禹曰守之則有人藏之則有府出則頒之  
入則受之司弓矢於其名物則辨之於其守藏出入則掌

之○鄭鏐曰掌其出入守藏蓋兼總而周知之也

中音仲下同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箛音服

鄭鏐曰弓必有韃矢必有箛箛之長短視矢而為之籠用  
竹而箛用皮詩曰象弭魚服陸機云東海魚獸宜為弓韃

服○鄭康成曰箛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

書曰垂之竹矢考工記曰妣胡之筈家

語曰南山之竹羽而鏃之○王昭禹曰中春則陽氣方和  
之時中秋則陰氣將堅之時○薛氏曰鄭氏謂弓弩成於  
和矢箛成於堅夫弓弩矢箛其用一也烏有弓弩取其和  
而不取其堅矢箛取其堅而不取其和弓人為弓曰冬析  
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  
體則張不流冰析灑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鄭氏謂  
暮歲乃可用是弓弩之制必以春而成何獨於此而言其  
和橐人曰春獻素秋獻成鄭氏亦謂矢箛春作秋成是矢  
箛之制必以秋而成何獨於此而言其堅○李亨加會曰易氏以  
此言獻而不言成蓋

獻橐人之所已成不知夏秋冬  
造之至春始被之弦乃可獻也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食亦反下甲革楛張林反質者夾古洽反弓庾

弓以授射音岸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反者勞



者

鄭鏗曰弓有強弱事有難易而射有遠近頒與人射宜冬  
因事而量其所當用則人與弓相得射可以必中何則弓  
有王有弧有夾有庾有唐有大六者不同有射甲革楛質  
者有射豸侯鳥獸者有學射者使者勞者事既難易則所  
射有遠近詎可以苟頒乎攷之攷工記謂往體寡來體多  
者曰王弓弧弓其弓往體寡則反而曲來體多則正而長  
名曰王其爲天子之所用也名曰弧其法天之弧星也其  
弓至強以射堅可也故頒之以授射甲革楛質者甲革說  
者謂即革車也然左傳曰楚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  
射之徹七札焉禮記曰貫革之射息康成於此注謂爲革  
甲又於弓人注曰革謂干楛國語亦有三革之制則甲革  
者甲與革也質正也植楛以爲射正荀子曰質的張而弓

矢至焉圍師云射則充楛質甲革楛質堅而難入必用強  
弓以射之然此下文澤共射楛質之弓矢非射於澤宮不  
用楛質矣澤宮者將祭而擇士先習射於此也試弓習武  
宜用至強之弓而射至堅之物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庾字  
師儒相傳讀爲庚攷工記作庾說者謂夾則能衛人恃之而  
後保庾則能濟人待之而後藏王安石云謂之夾以其射至  
弱必夾而輔之然後可用謂之庾如露積之庾須臾而爲  
廩非可以爲久也此皆取庾廩之義似矢之鑿然師儒相  
傳爲夾庾者豈非以其弱必夾而後用以其不可久必庾  
易而用歟庾有庚易之義如干日之庚庚有變意易所謂  
先庚後庚是也夾庾往體多則弓反而直來體少則弓正  
而短合五而成規者也豸侯士所射之侯所謂干五十者  
是也豸侯五十步可謂近矣射鳥獸亦近而後得故止用



弱弓而已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強弱適中之弓合七而成規也惟強弱適中故學射者用之初學用中而後習強弱皆可也使者奉君命而行有或遠或近之差勞者從國事而有功有或難或易之效故授之以此取其中也以彫弓彤弓盧弓推之則王弧者彫弓也唐大者彤弓也夾庾者盧弓也惟唐大可以頒之使者勞者故詩以彤弓錫有功諸侯平王以彤弓錫晉文侯襄王以彤弓賜晉文公則唐大之為彤弓可知矣士用夾庾而荀卿曰大夫黑弓則夾庾之黑為盧弓可知矣○易氏曰或謂王弓弧弓往體寡來體多宜為弱弓何謂之強夾弓庾弓往體多來體寡宜為強弓何謂之弱賈氏曰往寡來多者弛之五寸張之一尺五寸往多來寡者張之五寸弛之一尺五寸往來若一者弛之一尺張之亦一尺其理可信故王弧授射甲革楛

質者皆射堅者也非強而何夾庾授射豢侯鳥獸者則皆射近者也非弱而何唐大往來均則強弱中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蓋用強弱之中則遠近焉可也

崔氏曰或問鄭注司弓矢云豢侯五十步近射用弱弓當用夾庾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則列國之君得張三侯及其射時當用何弓若君用王弧卿用唐大則諸侯僭君非禮也君用唐大卿用夾庾則弱而不及亦非其義而畿外諸侯之射又用何弓荅云弓之名制本非有定班授諸侯遠近之名既非所定則不得言僭列國諸侯禮自得仲侯同天子既云應等則卿用唐大亦有何嫌是以鄭注六弓但云近者用弱弓則射大侯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亦不云天子用王弧諸侯用唐大大夫士用夾庾所以通之於外土諸侯也



其矢箠皆從其弓

鄭康成曰從弓數也○鄭鏐曰頒弓之際一弓而百矢百

矢而一箠也○賈氏曰書文侯之命及左傳皆曰云彤弓一彤矢百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鄭鏐曰夾庾至弱利用攻守者守城以近自保攻城以近

追人惟近然後發故用其弱者則疾也唐大至強利於車

戰野戰蓋車戰則遠而駟馳野戰則望而進退惟遠而發

故用其強者則力大也○黃氏曰車戰平原兩陣相當也野戰憑險而戰也多徒兵矣車戰未合野戰勢便則用之

○鄭康成曰弩無王弧常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賈氏曰凡弓

用則服弦不用則弛惟弩則用與不用一張之後竟不弛故云常服弦用弱者以其強弓久而不弛則就弦弱則隨體不就弦也又王弧往體少使之常服弦

則矢不疾故不用也

凡矢枉紆矢繫苦結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音矢用

諸近射田獵音矢第扶弗矢用諸弋射恒矢庫方二矢用諸散

射

鄭鏐曰弓以強弱論矢以輕重論五分而二在前三在後

其達遠其行疾是名枉矢繫矢三分而一在前二在後不

能及遠而行遲是名殺矢鏃矢七分而三在前四在後最

輕而及遠是名第矢矰矢八分而四在前四在後其行平

而得中是名常矢庠矢凡此皆以輕重論也若命名之義

則枉矢取其變星以為名天之枉矢狀如流星飛行有光

繫則有結約之義二矢皆結火以射故用諸守城車戰殺

矢最重中則必死故曰殺鏃之言候也可以候問其近者

而中之故曰鏃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言可結緇繳之矢也

矰高也第矢亦結繳之矢可以荆羅飛鳥也第荆也微輕

可以及高故用諸弋射孔子曰弋不射宿孟子曰思援弓

繳而射之皆弋射也恒矢常用之矢也庠矢卑下平等之



矢也故或習射或禮射之類皆用之鄭康成曰枉矢殺矢  
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鏃矢箠矢庫矢弩所用也

王氏詳說曰弩之為用不若弓之為用廣夾庾之弓用之  
於射豻侯鳥獸而夾庾之弩用之攻守而已唐大之弓用

之於學射者使者勞者而唐大之弩用之車戰野戰而已  
弓有王弧而弩無王弧鄭氏以王弧之制為弩不疾此弩

之所以無王弧也然上文云四弩之用於攻守與戰下文  
以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是以二矢而當四弩之用明

矣二矢既當四弩其餘六矢當六弓之用豈不曉然經曰  
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甲革楛質軍射也殺矢鏃

矢用於田獵之射也田獵所以治兵講武則軍射由射一  
事也故考工記矢人之兵矢田矢亦同其制則以此二矢

而當二弓明矣經曰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而考

工記曰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今矰矢箠矢用諸弋射則

此二矢而當二弓明矣若夫唐弓大弓即彤弓茲弓恒矢  
庫矢即彤矢茲矢彤矢以色言之唐大恒庫以名言之唐

大之弓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即散射也今恒矢庫矢用於  
散射則此二矢而當二弓明矣

李嘉會曰矢鐵在前多者則矢重中者必深而不可以及遠矢鐵在前得中者其行疾而中者必淺矢鐵在前者小其行則低而中者亦輕弓弩強者用重矢弱者用輕矢近者用重矢遠者用輕矢此在隨宜而用之必先為之比配則拘矣先王之制不得不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  
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釋世弓

王昭禹曰規者正圓之器謂之規則圓之至也○鄭鏐曰  
方為矩而主義圓為規而主仁於其弓弛而未張則合以

取圓雖已見弓之體而實寓其仁而不殺之意天子之弓  
王弧也長而且直數至於九合之乃圓此則射大侯之九



十步也諸侯之弓唐大也短長得中曲直適正數至於七合之乃圓此則射麋侯之七十步也士之弓與大夫同射豨侯五十步也謂之合三成規者先儒云實無合三之弓託之耳合三之弓可謂至句曲矣是謂弊惡之弓差等之義如此其實合三而圍之弓何以射○王昭禹曰其體曲而可以句物者謂之句則句者曲之甚也弓以弱為上以強為下則直者善而句者為惡矣○黃氏曰康成以為弓體往來之衰若然天子之弓皆王弧諸侯之弓皆唐大大夫之弓皆夾庾也恐不如此王弧以授射甲革楛質者是凡射甲革楛質者皆得用天子之弓矣夾庾以授射豨侯鳥獸者凡射鳥獸者皆得用諸侯之弓矣恐亦不如此大抵弓六物三等強弱中之異也合九合七合五長短曲直之形制也強弱不同優尊者也鄭合而言之故抵牾○李嘉會曰此皆角弓反張不被絃而合之者也大抵天子不當勢屈故其體直

諸侯不得不屈故其體俛大夫與士其勢轉卑則倍屈而俛也○鄭敬仲曰剛健者乾之德君之道也柔順者坤之德臣之道也合多而成規者其弓剛合少而成規者其弓柔○易氏曰弓之強弱因人之形體志慮血氣不可以尊卑言經必以尊卑言者設此以明分而已六弓之體雖係乎分而六弓之用實關乎力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

鄭康成曰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惟射為可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薛平仲曰祭之日王袒牽牲子姓答之卿大夫從之樂工奏韶夏封人從而歌舞之及詔於庭而麗於碑卿大夫割而毛王執割刀以封為大宰大僕贊其事封人共其水藁牛人共其互與盆簋語曰郊禘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則此之凡祭祀者豈特郊禘哉鄭鍔曰或謂六弓八矢俱掌於此則事至而必共又於射牲楛質別言其所共者蓋天子之弓王弧也若射牲亦用王弧非所以為事神之禮何以言之以田獵射禽觀之自左膘而射達于右膂為上殺射左腓達于右膂餘繞反為下殺



中腸胞而死遲則不以充庖況射牲以享宗廟備王射之禮非用九十弓以示威之射也則所共弓矢宜不必以王弧可知茲所以別言至澤中之射則將祭於澤宮而射澤與祭之人試弓習武故射楛質楛質至堅非強弓不足以中則所共之弓矢宜不同乎射鳥獸之類  
澤共射楛質之弓矢

薛氏曰有習大射之所有正大射之所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鄭司農曰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宮之射正大射也澤之射習大射者也大射選士將以求其可用也試於澤而知其有勝堅之力然後察其有可用之實故司弓矢必為之共射楛質之弓矢上云王弓弧弓以授甲革楛質鄭曰質正也楛質以為射正射甲與楛試弓習武也射楛質必以王弓弧弓者

蓋以強弓而後入也充楛質必以圍師者以所習而使共也是皆取其堅也試射之時既知其有勝堅之才則大射之時豈不能察其有可用之實乎王氏詳說曰上云甲革楛質下云澤宮楛質當為二事而甲革楛質軍射也澤宮楛質習射也記曰左射駒虞右射狸首而買革之射息左傳曰養由基躡甲而射之是所謂甲革也甲革之射以楛為質非澤宮習射之楛質也

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  
黃氏曰此無賓射有燕射小臣有賓射無燕射意者賓射即燕射○鄭鏐曰大射燕射之名有耦弓矢當如人數而共之且併共其并夾詩曰四矢反兮然則如數者一人四矢也并夾取箭之具王昭禹曰并夾所以取矢之高者射鳥氏所謂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是也司弓矢共之射鳥氏取

大喪共明弓矢  
鄭康成曰弓矢明器之用器士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

通志堂



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

鄭鍔曰師役用兵之時會同行禮之時事異禮異故各以

其所當用之物而頒之○鄭康成曰物弓弩矢箠之屬○

王昭禹曰各以其物則弓有六弩有四各以其物而共之

從授甲兵之儀凡頒弓弩其多寡之數一視兵甲之儀而

已

田弋充籠箠矢共矰矢

王昭禹曰籠與箠皆所以盛矢籠以竹為之箠以革為之

詩曰象頭魚服田弋之時則共矢以其矢充實於籠之中

○鄭鍔曰充之欲其滿足而無闕

鄭康成曰矰矢不在箠者為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鄭鍔曰矰矢

有繩繳非籠箠之物故別言之

凡亡矢者弗用則更庚音

鄭康成曰更償也○鄭鍔曰射而亡矢不當償也惟不用

於射而亡則使之償故曰弗用則更更與馬質以其物更

之更同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繕之言勁也善也○鄭鍔曰觀詩人有繕甲治

兵之言謂甲必脩治之極其善美為貴耳弓弩也矢箠也

矰矢也挾拾也皆供王射之物苟非脩治其善美不可以

奉至尊故名官曰繕人

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矢挾拾

賈氏曰司弓矢選擇大善者入繕人以共王用也○易氏

曰箠所以盛矢詩所謂魚服是已矰則矢之有繳者用之

於弋詩所謂弋鳧與鴈是已○王昭禹曰挾著右手巨指

拾著左臂裏以韋為之所謂鞬扞也



掌詔王射

鄭康成曰告王當射之節○賈氏曰王射先行燕禮以大夫為賓賓與王為耦所告之事亦如大射禮大射

正告公之儀

贊王弓矢之事

鄭康成曰授之受之○賈氏曰大僕已授受弓矢此又為者大僕尊大僕贊時此官助贊也○鄭鏐曰此則擇其善

美者以奉王射

凡乘車充其籠箠載其弓弩

賈氏曰充實也○王昭禹曰乘車王乘之車也充其籠箠

則以矢實籠箠之中也載其弓弩則載之於車也

既射則斂之

鄭康成曰斂藏也詩云彤弓召兮受言藏之

無會古外反計

鄭康成曰亡敗多少不計○鄭鏐曰至尊所用不敢制以

有司之法

橐古老反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鏐曰此官掌以財給弓矢之工而以橐名官先儒云箭

幹謂之橐其字當作筈而音舸此橐字音杲乃禾稈也王

安石云木高則氣澤不至而橐弓矢之材以木之橐者為

之其說求之太過今欲從先儒箭幹之義以舸音讀之

掌受財于職金以齎音咨其工

鄭鏐曰作弓矢必有工工而無齎則弓矢無自而成橐人

取財以齎工必於職金者秋官職金掌以士之金罰貨罰

入于司兵蓋取其所罰之金貨以供甲兵之用橐人於職

金受財以為工直之資彼之罰也以義而取之此則用之

以為利國之器是亦以義為利之意○鄭康成曰齎其工

者給市財用之直○黃氏曰凡工皆屬事官而司馬置官以攷弓矢之工故有齎給饗勞之事○劉執中



曰兵器不用國之正賦

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

黃氏曰三等即強弱中也鄭引弓人上中下制非也弓人

以人長短不同故弓各稱其身而服之若以為六物三等

四物三等當如何說○易氏曰弓凡六物皆視其身之長短而為三等之制弩四物亦三等又視其弓之長短而為之也

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

賈氏曰案司弓矢注弓弩各有四矢應作四等而言三等

蓋據長短為三等法○易氏曰矢人為矢曰五分其長而

羽其一注謂羽者六寸則知矢長三尺是恒庫矰莛枉絜

殺鏃之矢凡八物皆視其弓弩之勢以三尺增減其長短

而為三等之制箠以盛矢亦為三等又視矢之長短而為

之

春獻素秋獻成

鄭鍔曰春則歲事之始百工造事亦於是始故始定其素

則獻之見其功之所自始秋則萬寶之成百工造事亦於

是成故飭治已畢則獻之

易氏曰此經繼於弓弩矢箠之下即弓弩矢箠皆春獻素

秋獻成也鄭氏釋之則曰矢箠春作秋成而不及弓弩者

蓋以弓人為弓之制自冬析幹春液角以至寒奠體冰析

灑春被弦則一年之事合於司弓矢中春獻弓弩之說故

不及弓弩而專言矢箠攷此文意則矢箠取乎秋之獻其

成而弓弩亦未嘗不同其獻然司弓矢之說與稟人之說

何其不同耶蓋稟人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故工以時而

獻其器春為始事則獻素秋為既事則獻成乃入功於司

弓矢焉然後司弓矢取稟人之所已成者為中春中秋之

獻故止言獻而已與稟人所謂獻素獻成者各有次第不



相侵紊豈可牽強而求合乎弓人爲弓之說要之弓人爲  
 弓之制未必皆橐人之法鄭說類乎鑿  
 書其等以饗工

鄭司農曰書工巧拙高下之等○鄭康成曰饗酒肴勞之  
 也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等其饗薄

○賈氏曰下文自饗據以酒肴饗之先有上下其食此文鄭以爲饗食非也

○王昭禹曰工事雖賤先王資以制器亦  
 不可忘其勞無勸沮之義故饗之亦有厚薄之差

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時掌其食而誅賞

鄭司農曰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王昭禹曰試謂試其  
 良窳○易氏曰饗固足以示其恩未足以示勸懲之方必

因其工事而乘之乘與宰夫乘其財用之出入同謂計其  
 所作之事而試其所作之藝試之既審則巧拙良窳皆有  
 不可掩善者爲之上其食不特上食而已其尤善者必有

賞不善者爲之下其食不特下其食而已其尤不善者必有誅  
 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

鄭康成曰功成也○王昭禹曰入功于司弓矢以待頒也

○王氏曰入于繕人則共王用也

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橐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

王昭禹曰橐人藏受財以齎其工財之出入必有數焉具

載於書以待會計而攷之則操之以爲驗○鄭鏐曰攷之

知所用之財幾何所成之弓矢若干○鄭康成曰闕猶除

也弓弩矢箠棄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鄭康成曰右者參乘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爲之右

○賈氏參乘若在軍爲元帥則將居鼓下將在中御者在左兵車則射者在左御者居中若在國則尊者左御者亦居中其右是勇力之士執于戈常在右故云右者參乘○朱氏曰凡御車皆御者居中乘者居左惟大將軍之車將自居中所謂居鼓大將自擊此鼓爲三軍聽他節制雖王親征亦自擊鼓



○易氏曰戎車革路也王於軍事乘革路則用勇力之士為右乃以中大夫為之君有常尊兵革重事故也○黃氏曰自射人以

下中堅之法在焉戎右先羣右秩最高特車主戰事羣右莫加焉古人皆臨時卜而置之○陳君舉曰諸右自我右

而外諸馭自我僕而外皆用之平居而隸於司馬何也凡

車馬之政在國猶在軍一以師律之○賈氏曰戎右并下僕馭皆防衛之官故在此

李嘉會曰自我右而下止說大夫士而無府史胥徒等人

是皆臨時差攝無特置胥徒也

掌戎車之兵革使

黃氏曰掌戎車之兵革使蓋戰事也戰重戎右專使事也

鄭引左氏萊駒斬囚事其小者耳○王氏曰戎右與君同車在車之右執戈盾備非常并充兵

中役使故云掌之○李嘉會曰主通上下之情以審處其謀

詔贊王鼓

鄭康成曰既告王當鼓之節又助擊其餘面○黃氏曰軍

之進止在是

傳王命于陳直慎中反

鄭康成曰為王大言之○王昭禹曰以軍衆所在懼其有不聞故也○易氏曰傳於大

司馬而達於軍中○鄭鏐曰傳達於陳中則戎右傳之非

勇士之力則命有時而不通

會同充革車

黃氏曰會同五戎皆從行充猶備也革路戎右固為右自

左御是戎僕耶

愚案會同雖以乘車會而革路亦為從車故充革路之

右者戎右也鄭見曲禮有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之言

遂以充之者為居左始失之

盟則以玉敦對音辟盟遂役之

鄭司農曰敦器名○鄭鏐曰會同或盟其不協者用血以



為歃戎右則執其玉敦而開盟載之書遂充盟事之役取其勇足以禦侮使不協者有所畏玉府言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盤盛牛耳而敦以盛血以玉敦而辟盟者奉血以告神乃辟開盟載之書也○鄭康成曰將歃血者先執其器為眾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大史有辟法之文言開辟以觀法也○黃氏曰辟盟先鄭說是大史職所謂不信者刑之盟而不信

然後有戰爭

然則辟盟者開辟盟載之書也○鄭康成曰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

贊牛耳桃茹音烈

鄭康成曰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茹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也○鄭鏗曰盟雖歃血必有尸盟者執牛耳又用桃與茹以掃去不祥牛牲至順用牛耳者取其順從以聽命也桃之為物百鬼所畏而茗茹可以掃除也左傳哀公同齊侯盟于蒙孟武

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郕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蓋盟則小國尸盟則牛耳者小國所執矣襄公在楚楚喪公弔使巫以桃茹先拂殯則桃茹者凶事所用矣盟則殺牲而要諸鬼神事之凶者也故有用桃茹之禮戎右贊其事而已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四

齊側皆反右下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充玉路金路之右○賈氏曰案中車王路有五  
下文僕亦有五惟此戎右已下有三不見玉路以祀之右  
又不見木路以田之右故以田戎相類齊祀相因以類相  
兼戎右兼田右齊右兼祀右也○鄭鏗曰祀天之時罕不特置玉路之右以金路之右兼之○王

氏曰金路以賓而謂之齊車者王敬賓事如祭故也○薛平仲曰金

路以承賓而右曰齊右固敬齊之無不在也象路以朝而曰道右固出入之無非道也其所以為右者要皆以衛王為重則齊右又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道右亦以上士二人也

王氏詳說曰周之時虎賁旅賁皆得人車右之右必取其賢而有力者至春秋時卜右慶鄭可見不然漢景之時

使刀鋸之人參乘何以謂天子所與共輿者皆天下英豪乎如曰有力而已則宋之羊斟皆可得而為矣與其羊斟

之非人不若乘駒之失戈也



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

鄭康成曰前云者已駕王未乘之時○賈氏曰曲禮曰僕執策立于馬前備驚奔謂未乘時此亦

未乘之時○王昭禹曰荀卿曰馬駭與君子不安與乘則持馬亦

所以備駭與之患○鄭康成曰陪乘參乘謂車右也○賈

氏曰王與僕及車右參乘也○易氏曰所以嚴翼衛也

王氏曰齊右王弗乘則前馬方乘則持馬既乘而行則陪

乘

凡有牲事則前馬

鄭康成曰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曲禮

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賈氏曰今曲禮云式宗廟下齊牛此所引不同者宗廟尊宜下彼經誤也鄭改之○鄭鏐

曰當其式時前視馬尾端拱而立懼馬或驚故亦立其前

也惟其如是車無駭與之馬王有安與之心齋戒之誠不

動乎中○易氏曰是齊右于齊車之事無一不致其敬而祭祀會同賓客之禮行矣

道右上士二人

鄭康成曰充象路之右○鄭鏐曰象路名曰道車其右謂

之道右蓋象路以朝又以朝夕燕出入王能體道可以臣

天下而朝之至於朝夕出入俱合乎道可以為臣下之矜

式使人君因名以求其義也

賈氏曰上四事簡故兼職此道右日日視朝行事繁故不

兼其事卑於齊戎故官卑也

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

王氏曰三者皆與齊右同○黃氏曰司常有道車有游車

道車謂出入在道乘之

自車上諭命於從車

鄭康成曰自由也○鄭鏐曰若王有命令欲達于貳車則

自車上而告諭之○黃氏曰在道有命令當傳達于有司者也○賈氏曰馭夫掌馭貳

通志堂



車從車彼注云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副此所  
 論從車即彼之貳車與彼從車別同名耳  
 詔王之車儀

鄭鏐曰掌詔告王以乘車之儀不違乎道也○王昭禹曰  
 朝有朝儀射有射儀祭祀燕饗以儀而行賓客昏冠以儀  
 而立王之在車其儀獨可後乎記曰不廣欬口之儀也不  
 妄指手之儀也立視五雋式視焉尾目之儀也顧不過轂  
 首之儀也以至升車必正立而執綏不疾言不內顧無非  
 車之儀也如是則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無非禮之動以蹈  
 其安佚道右之詔豈小補哉  
 三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鄭鏐曰王下車則執蓋以從所以表尊○賈氏曰蓋有二種一者  
 禦雨二者表尊此表尊之  
 也○易氏曰道右在車則為右下車則為從左右前後無乎

不在雖下車之際亦未嘗不以儀而輔乎王也然道右言  
 下車以蓋從而齊車不言者齊以敬神為主道以尊君為  
 主各有所寓焉爾

鄭鏐曰蓋從不言於齊右者朝夕燕出入有時而下車也  
 大馭中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馭之至尊○王氏詳說曰不以僕名而以馭名  
 所以重玉路也孔安國傳書以大僕正為大馭得之矣然  
 下而祝則曰馭登而左執轡則曰僕僕與馭亦通稱矣○  
 薛平仲曰右者在車之右以用五兵僕者在車之左以節  
 馬力蓋乘車之禮君居車左右居車右僕居車中而實以  
 侍王焉所謂馭者即僕也然一車之中非右則君無所賴  
 其力非僕則右無所用其力此大馭雖掌馭玉路以祀然  
 因馬以制其進退犯較以禳其險阻其法儀固戎僕之不



可違也故大馭以中大夫二人居之戎僕亦以中大夫二人居之繼之以齊車又繼之以道車又繼之以田車而僕之所任在齊車則下大夫二人在道車田車皆以上士十有二人而馬力之進退一皆有法有儀矣若夫戎路則有倅車道路則有貳車田路則有佐車所謂從車使車也其用既繁其馬亦衆則分公馬以駕治之要非一人所能任此馭夫之官既畀以中士二十人又輔之下士四十人也雖然車右車僕任中大夫下大夫者必二人任上士者非二人必十有二人彼一車之中各一人居之耳顧若是之備何哉車右車僕皆所以奉至尊惟人才有餘而後備用之無虧彼府史胥徒不列於屬者僕之與右固以身任其責也

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較

蒲未反

王自左馭馭下祝

之又反

登受轡犯較

遂驅之

鄭鍔曰乘玉路以祀天則行犯較之禮以其出郊故也

鄭

康成曰行山曰較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栢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轡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易氏曰較為祭道以南郊之祀在國門八里之外○賈氏曰鄭注月令祀行之禮為較壇厚三十廣五尺此道祭亦宜然也

當犯較之時王於車右自執其馭

大馭下車祀禱乎神既祀矣乃登車而受王所自執之轡

而執之乃犯所祭之較遂驅車而行也○李嘉會曰犯較

惟玉路戎路則有之其他則無蓋玉路則出郊而祭戎路

則踰國境二者不可不先厭勝以安君心不曰僕而曰馭

者祀重事也非餘可比○易氏曰王非所以為馭而自馭

者以敬已之道敬神也大馭非所以為祝而使之祝者以

事人之道事神也王者行郊祀之禮其動靜出處與天為

一然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出郊而僕馭有

事非必於神也致謹於禮而已



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音紙祭軹音肥乃飲

鄭鍔曰軹者車之兩轄是謂轂末又謂之軹軹車轍也軹

者車軾之前字音范字或亦為範又為範字也其祭軼之

時使人酌酒以飲僕僕併轡執於左手以右手持酒而祭

兩軹與軹以為車行必賴兩轄之力王式必賴軹以為固

車有神以為之助也左執轡者言執轡非已之力也左者

無為之儀右祭軹與軹者言車之行皆係於軹與軹也右

者用力之地既祭乃飲受神之福也王安石乃謂僕大僕

祭祀則贊牲事既祭王使馭酌焉明與之並受福也不知

四路皆有僕此無玉路之僕而有馭則所謂僕者玉路

之僕故先儒云僕即大馭也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鄭康成曰凡馭路謂玉路也肆夏采薺樂章也○賈氏曰

樂師亦有此二句彼下有車亦如之則上云行趨者據步

迎賓客法此既馭路亦云行趨者雖馭路行趨遲疾惟步

迎賓客為法故雖車亦行趨也爾雅堂上謂之行門外謂

之趨行雖在堂亦令行由堂始故發堂至門皆謂之行○鄭

康成曰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王昭禹曰行欲其舒則歌肆夏所以節

其行趨欲其齊則歌采薺所以節其趨○薛氏曰肆夏之詩雖不

而不迫采薺之詩雖不可見齊之為義取其齊肅而不亂樂師教樂工而歌其詩大馭馭車而應

其節此二官所以皆言之也

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

鄭康成曰路儀舒疾之法也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為鈴

○薛氏曰大馭先言馭路後言馭路之儀者豈和鸞為儀

肆夏采薺獨不謂之儀乎蓋儀必上下相應前後相成周

旋進退無不中節今肆夏以節其行何由而知其為車之



行采薺以節其趨何由而知其為車之趨乎是肆夏采薺之所節亦未足以為儀也故儀必見於和鸞之節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鸞在衡而唱於先和在軾而應於後一唱一應一徐一疾皆秩然而不紊馭路之儀始見於此故和鸞之聲舒緩而不迫吾知其為車之行歌肆夏則有以節其舒緩之儀和鸞之聲齊肅而不亂吾知其為車之趨歌采薺則有以節其齊肅之儀車之行趨視肆夏采薺為之正肆夏采薺視鸞和為之節而鸞和之聲又因車之行趨以為之應鸞和言儀而肆夏采薺無益也尚何足以為儀乎故鸞和言儀而肆夏采薺不言儀和鸞言節而肆夏采薺不言節此其意也○王昭禹曰王之趨有環佩之聲鏘鳴于左右車之行趨又有和鸞之聲相應乎衡軾是以倫清而聽聰心虛而氣和

戎僕中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馭言僕者此亦侍御於車

○王昭禹曰自戎僕以下不曰馭者尊玉路也

黃氏曰射人今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戎僕掌王倅車之政必曰王倅車者皆親兵也倅車車僕所掌闕車廣車革車輕車之萃也皆從其元在中軍臨時隨事用之戎僕掌其政故戎右與戎僕秩皆高

掌馭戎車

鄭康成曰戎車革路也○鄭鏐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與紂戰于牧野王自將則乘戎路戎僕為之馭

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

鄭鏐曰戎路之貳謂之倅象路之貳謂之貳田路之貳謂之佐倅貳皆副佐之名以其所用者異故異其名耳曰佐者為之助耳田獵非對敵之時後車助之可也王制云大



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王氏曰如衆臣之佐其君曰貳

者所以兩之也如小祭一貳之貳朝夕燕出入文物之飾

欲其大備故亦謂之從車道右云自車上諭命于從車是

也○王氏曰若世子之貳其父有故乃攝而代之曰倅者言其為副也即戎之事為大而

左右前後所以相援者不可以無副也如國子之倅所以

副其適故車僕於廣車闕車革車輕車皆謂之萃萃即倅

也戎車所賴於倅為尤多○劉執中曰倅副之也戰陳之事不以王當其鋒王有所行則倅車副之以致其勇所以摧

鋒而衛護于戎路也貳陪貳之也禮樂之事以王居先王之所行從而隨之所以陪貳以成其道焉佐佑之也從禽之事致王于必獲則佐佑羽翼使逆無遺命故設驅

逆之車以圍背已○黃氏曰王路金路無副表尊也○鄭鏐曰

正其所衣之服以戎事之服異乎乘車之服乘車之服主

於文而戎事以武為主則皆服皮弁○黃氏曰服春秋傳所謂衾服也國容不

可以入軍容當一以戎衣從事不可以不正也○易氏曰王于軍事服韋弁

而有爵者之乘王倅車亦韋弁服所以衛護至尊而重軍旅之威然有等衰存焉故戎僕從而正之此即倅車之政也

愚案王服韋弁而下同副乘將以疑敵於境外副乘韋

弁眡王有等差所以辨分於軍中

犯較如玉路之儀

王昭禹曰王以兵出故有犯較之儀田路不言犯較則以

戎路見之

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

鄭鏐曰出國門則跋履山川故行犯較之祭乘玉路以祀

天則出郊即戎則適遠臨危巡守則適四方兵車之會雖

非戰伐然提兵於外則危道也故犯較以求助於神其犯

較之儀則一而已○王昭禹曰凡巡守則戎車從焉兵車之會亦乘戎車異于乘車之會乘金路矣

掌凡戎車之儀

易氏曰上文言馭戎車則王之革路此言凡戎車則衆之

兵車也○項氏曰廣闕輕革之類武王戎車三百兩其進退之節不愆于六



步七步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則戎車之儀可知至大司馬於蒐田之時亦有所謂坐作進退疾徐

疏數之節戎僕所以掌其儀者此也鄭鍔曰非特掌犯軼之儀又掌戎車之儀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以甲冑而乘戎車貴有不可犯之色況于威儀可不嚴毅乎○李嘉會曰儀非獨甲冑有不可犯之色如保氏曰車馬之容以前數官攷之馭路尤以儀為重

齊僕下大夫二人

王昭禹曰僕以馭車不可兼職故齊右兼祭祀賓客之事而馭則異官○鄭鍔曰玉路以祀祀必齊以致其誠則宜各齊金路以賓乃各齊車齊右言祭祀會同前齊車玉路止於祀天而已其他祭祀皆乘金路以其致齊之多言之曰齊車宜矣

掌馭金路以賓

鄭康成曰以待賓客

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

鄭鍔曰諸侯之朝也有享王之禮春夏受之於朝秋冬受之於廟雖名不同至於朝畢而饗食則同也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金西方之義制諸侯者以義為主其禮制與其禮儀各視諸侯爵等之尊卑而為車送逆之節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或以車逆或以車送初不以意而為輕重茲所以為制諸侯之義攷周家之法春夏受贄於朝無迎賓之禮受享則迎之秋冬朝享皆受於廟則俱不迎此則朝覲宗遇之下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豈秋冬之時亦有送逆乎果有送逆則郊特牲謂覲禮下堂而見諸侯為天子之失禮自夷王始何以譏之○方氏曰天子之待諸侯朝而下堂禮也覲而下堂則失禮矣蓋春夏出而與物交秋冬出而與物辨朝覲之別如此周官齊僕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此朝禮下堂之儀也由夷王而降乃有覲而下堂之儀豈非失禮乎切謂此文傳為饗食設當朝覲宗遇之時王有饗食之禮饗在廟則有送逆故先儒謂因此朝覲宗遇



而行享食則有迎賓之法也

○易氏曰大行人言賓主車介步數皆曰朝位是知非特在廟之禮况經言饗食列

于朝觀宗遇之後則是數者比日有送逆之法明矣餘見大行人及樂師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賈氏曰朝夕在朝往來駕稅難而且煩故人最多

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

鄭鏐曰朝夕者早晚朝見之名也早朝曰朝暮朝曰夕左

傳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又曰右尹子革夕國語曰朝日

夕月凡此皆謂早晚之朝王之早晚朝見羣臣皆乘此路

間暇燕遊而出入亦乘是路以道名之使人君知所警也

道僕馭之其法儀皆如齊車謂其禮同

○王昭禹曰其法儀如齊車者則朝夕也燕出入也

掌貳車之政令

鄭康成曰貳亦副也○鄭鏐曰貳車之出入亦欲其由道

也非大路與齊車無貳車也以爲燕出入尤當謹其後車

故特以掌其政令言之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賈氏曰人亦多者王有四時之田兼有園囿遊獵及取鮮

獸之等亦事煩故也

掌馭田路以田以鄙

鄭康成曰田路木路也○鄭鏐曰王田必乘木路者蓋木

德盛於東方仁也王者之田不合圍仁也然謂以田以鄙

者或以爲都鄙王者亦無循行縣鄙親自省耕之理然則

或田於三田之地或田於縣鄙之地王者循行縣鄙不專

用田車與田僕而已

掌佐車之政

鄭康成曰佐亦副

○李嘉會曰道僕曰貳車田僕曰佐車

王昭禹

通志堂



日記曰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則佐車於田獵可知矣。○劉氏說見戎僕○鄭鏐曰田必有佐車掌其政令使當田者則田當止者則止所以全人君之仁設驅逆之車

鄭鏐曰田必設驅逆車自後驅禽使之就獲自前逆禽使不出圍

令獲者植旌

鄭康成曰以告獲也植樹也○鄭鏐曰獲者植旌使人望其旌而知其獲禽不獨為己有也山虞植虞旗澤虞植虞旌為屬禽設此則令獲禽自植以告獲也

及獻比禽

鄭鏐曰及田者獻禽校次而比之則大小各從其類然後大獸可得而公小禽可得而私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鄭鏐曰田之日天子親乘木路駕馬於所田之處諸侯大夫皆從焉為田僕者當有以號令乎諸侯大夫使知馭馬以從王之禮王者提馬而走則諸侯當晉諸侯之馬既晉則大夫當馳提者挈舉之義言提馬首以走則馬疾馳而前諸侯惡可不進乎易之晉卦云晉進也以進為主有進而無退也諸侯已進大夫烏可以不馳乎詩云載馳載驅言其速也又非特進而已此三者皆行馬之節然後尊卑之分定矣田獵雖從禽之樂君臣不可並驅必有先後遲速之等乃所以為田禮先儒以為提遲於馳皆取尊者體促之義深知經者也○王氏曰提節之晉進之馳則亟進之尊者安舒卑者戚速

○劉執中曰田路者將以趨禽而射之也故諸侯則進其事大夫則馳之皆以翼禽致獲于王也

詩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王昭禹曰自大馭以至田僕皆王五路之馭者也馭夫則馭貳車從車使車而已其車既眾非多其負則有所不給故馭夫以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為之

不常任惟貳車從車使車則常設故通使六十人乘之與

○賈氏曰馭夫總六十人案校人三

李嘉會曰戎副曰倅田副曰佐其馭與右皆

乘為皐皐一趨馬三皐為繫繫一馭夫則馬三十六疋一馭夫計馬二千一百六十匹則六十馭夫又駕六麗一師六師一趨馬六趨馬一馭夫主駕四百三十二疋駕共千二百九十六疋則馭夫三人并前為六十三人與此不合者此序官脫三人也

掌馭貳車從車使車

王氏曰貳車副車從車謂屬車也使車謂使者所乘之車○王氏詳說曰嘗攷巾車五路之外而道右有從車戎僕

有倅車田僕有佐車又有驅逆之車此曰貳車從車使車以經攷之初不相重復也曰從車者謂駕玉路則餘路為從若駕金路等路則玉路不復出此典路所謂以路從是已曰倅車者倅戎車之倅有五與從車之四則屬車九乘矣此車僕所謂戎車之倅闕車之倅革車之倅是已曰佐車者田車之佐也少儀所謂乘貳車則貳佐車則否是已曰驅逆之車乃逐獸之車大司馬所謂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是已曰使車則宮中給繇役之車巾車所謂良車散車者是已大率公車從車之外天子朝祀之副車曰貳戎車之副曰倅田車之副曰佐諸侯田車戎車之副則併曰佐矣若大夫又以驅逆之車為佐車王制所謂大夫殺則止佐車是已鄭氏以貳車為象路之副以從車為戎路田路之副以使車為驅逆之副失之



分公馬而駕治之

鄭鍔曰五路之馬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所駕有定法此三等之車凡在官之馬皆可駕也馭夫分而駕之且治其事

馬 ○王昭禹曰三者皆曰公車故分公馬而駕治之 ○劉氏曰駕而調治之俾閑習齊一安于五御而去其驚奔 ○賈氏曰趨馬自主駕說故知此是調習

六種三馬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五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鍔曰用木相交為圜檻以制禽獸之出入者謂之校校人掌馬官之長制馬必以校字從木不從才從才則音教或謂校比其數非也

薛平仲曰自戎右至馭夫凡九職掌五路之車自校人至圉人凡七職掌五路之馬先王時國馬足以共軍公馬足以稱賦周制六軍所謂馬牛車輦者皆因歲時以數之若校人而下所謂頒馬者非分頒於民頒之卿大夫之從軍旅也是以王馬之政校人必以中大夫而較視之趣馬則趣走以養乘之巫馬則相醫而攻治之阜蕃於牧師計數於廋人圉師既教圉人以養馬矣圉人則役圉師以教事



焉馬有駑良之不齊人多寡之不一官有崇卑之不同  
事有詳密之不類其養之也至其教之也悉此馬政之在  
周為不可及也

總論馬政

呂氏曰自黃帝堯舜觀象立制服牛乘馬自此馬始為用  
攷三代之制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立國制賦之  
法莫不以馬為本所以乘馬之法在古今最為精密然大  
而天子次而諸侯下而大夫乘馬之數多寡不同細攷當  
時之數所謂牧養之馬有養之於官有藏之於民如丘甸  
歲取馬一匹之類皆是藏之於民不仰國家芻秣如有事  
田獵征伐臨時徵召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之家未  
嘗不自蓄馬此是養之於官者舉此一件論之便可見天  
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謂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

所滅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駟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  
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國未及論如何便及  
成周全盛乘馬之數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  
衛文公所謂駟牝三千舉通數言之又以當時春秋戰國  
論之如鄭西宮之亂子國為盜所殺子產以車十七乘出  
討賊子產當時謂之百乘之家若是徵求馬於郊野之間  
盜賊卒至如何便得集所謂十七乘之馬乃是育之於家  
者以此數事論之三代馬政固有在官者必有在民者數  
之多者在民平時無芻秣之費數之少者在官征伐無不  
至之虞當時法度最為詳備到漢家所謂三十苑之馬亦  
是官司所養之馬若是其他郡國民間養馬雖多亦是養  
之於民如衛青霍去病之徒伐匈奴有所謂官馬有所謂  
私馬則其制尚存到後周隋唐之間治兵之制天子閑廐



監牧馬非不盛然府兵未嘗給馬初不過給之以錢使府兵自買馬若是不過眾人共出錢買馬以此知尚有古人遺法後來府兵之法漸壞府兵貧不足以買馬然後方以監牧之馬給之乃是制度之壞如此

掌王馬之政

孫氏曰車曰公車馬曰王馬以別其在民者先王寓兵於農隱武於國凡征行調發車馬器械所至必具縣師受法於司馬作而赴之不待仰給於官然散於閭里未易猝集蓄之官府當為豫防蓋不特祭祀賓客之須使命出入君恩賜予之用校人等馭夫之祿且曰宮中之稍食則十二閑在宮中矣鄭鑄曰校人所掌自天子而下有邦國之閑有大夫之閑特以掌王馬之政為言是乃尊王之義鄭鑄曰王馬之多必有政以治之辨其物色使之勿雜而養之必有其所乘之必有其人是之謂政鄭康成曰政謂差擇養乘之數月令曰班馬政

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

鄭康成曰種謂上善似母者鄭鑄曰種馬者馬之最善育其種類使生生不窮以次差之

玉路駕種馬鄭鑄曰于戎齊道田則以車名馬獨王路之馬不名則種馬者駕玉路之馬特以種言之見其最尊非可以常馬駕也戎

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駕馬給

宮中之役鄭鑄曰馬有良有駕駕者馬之卑下奴在人下者也以供凡乘載之任不可與良馬比王昭禹曰其

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司馬法曰宗廟齊毫尚純也田

事齊足尚疾也戎事齊力尚強也此其物不可不辨鄭鑄曰六馬之屬

用各不同或欲其毫之齊或欲其足之齊宜以類相從可也故名一物而使不雜

凡頒良馬而養乘繩證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才阜阜一趣

倉走馬三阜為繫音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

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

馬八趣馬一馭夫



鄭康成曰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王昭禹曰頌良馬則頌之于圉師圉人趣馬馭夫僕夫也○鄭鏐曰養之冀其繁盛乘之冀其調良乘馬一師而四圉之則牧馬之僕也師則教圉以養乘之法也四馬為一圉則養之必專四圉為一師則教之必審合三乘為十二匹則同一阜傳曰牛驥同阜阜言阜隸之所掌也○王氏曰趣馬下士阜一人○鄭鏐曰合三阜而三十六匹則同一繫繫則繫屬於此而不散之義○王氏曰繫一馭夫則中士一人○賈氏曰案馭下士四十人正充此良馬之馭夫○鄭鏐曰合六繫而二百一十六匹則同一廄廄則數至於此而已終既也先儒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於易乾為馬天子之馬應爻之策其數盡於此故以廄名之○易氏曰鄭以僕夫為上士非也玉路之僕曰大馭金路之僕曰齊僕象路之僕曰道僕木路田僕也革路戎

僕也總而名之為僕夫五僕中惟道僕田僕為上士大馭戎馭為中大夫齊僕為下大夫豈皆上士乎不然則良馬五種既以駕五路所謂僕夫者非五路之僕而何○鄭鏐曰合六廄而成一校而六廄又分為左右則十二閑矣○劉氏曰以中大夫二人為校人是謂馬六種十二閑○易氏曰六廄成校則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校有左右則二校為十二廄凡馬之數當計二千五百九十二匹鄭氏謂校變言為成者明六馬各一廄而王馬少備也由此觀之則良馬五種分為十廄駕馬一種分為二廄一廄之馬凡二百一十六匹則二廄之馬為四百三十二匹矣以良馬一種而在二廄者四百三十二匹則五種十廄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外二廄為駕馬一種當四百三十二匹正合十二廄二千五百九十二匹之數



鄭鏐曰自圉師而上則有趣馬有馭夫有僕夫有校人各掌其養馬之事○黃氏曰康成謂六馬各一廄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駑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蓋欲牽就詩之駉牝三千非也馬官列職圉師趣馬馭夫僕夫僕夫蓋自田僕而上至大馭是也良馬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大馭戎僕齊僕各二人道僕田僕各十二人通三十人六繫馬二百十六匹三十僕夫則六千四百八十匹也種戎齊品貴難得通六廄耳然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一僕兼二廄也良馬合左右校為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匹左右各五校也戎僕二人則戎馬四廄矣戎馬不止四廄此蓋選馬材力絕品以駕王路者○薛氏曰駑馬三良馬之數則二校之馬獨有一千二百九十六匹故六種十二閑而其數三千四百五十六匹此駑馬之在廄者亦

三倍於良馬之在廄者也何者良馬駕五路之馬養之不可不專故二廄之數雖止乎四百三十二而不為寡駑馬其用甚微故二廄之數雖極於一千二百九十六而不為多○黃氏曰良馬之數因僕之列官而可計也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良馬當三百六十馭夫而列官六十人蓋以選取貳車從車使車合六十乘故以六十人列職其餘則與趣馬圉師因馬而計其數為可見也○鄭鏐曰必三其數者蓋駑力之所駕服者其事不一惟多然後於事不乏

黃氏曰駑馬八麗八師八趣馬鄭皆改為六未必然自八麗積而為一馭夫為馬一千二十四匹三十八馭夫則三萬八千九百七十二匹三良馬之數多三十二匹耳良馬共王駑馬給乘國馬者與輦輓駑馬無僕僕御王也廄養馬之序閑置廄處若今監牧也良駑分居十二閑其或多或少寡不可知而良駑必異處良馬占地狹是為可知者此皆據經文不改字於義為安



王昭禹曰良馬自圉師至於校人則以中大夫為之其官為稍尊駑馬自圉師至馭夫而止者以其材下於良馬故掌養乘之者兼其數而掌其事則官至於中士之馭夫而已然八趣馬則一馭夫掌之亦兼總於校人矣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鄭鏐曰閑防也不曰防防以防其外入閑以閑其內出防馬者使之無自內而逸出耳○鄭康成曰凡馬每廄為一

閑○易氏曰天子有十二閑謂六廄成校而校有左右故

十二也邦國六閑家四閑直謂一廄不分左右耳邦國六

閑馬四種者謂良馬三閑為齊馬道馬田馬

○黃氏曰四種鄭謂齊道田駑亦謂

同姓之國異姓象路何用齊馬四衛革路何用道馬

而駑馬三良馬之數亦三閑是三閑

良馬為六百四十八匹三閑駑馬亦六百四十八匹總六

閑為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也家四閑馬二種者謂良馬一

閑而駑馬三良馬之數亦三閑是一閑良馬為二百一十

六匹三閑駑馬為六百四十八匹總四閑為八百六十四

匹

鄭鏐曰周制自上而下禮之降殺各以兩獨諸侯之於天

子不止於兩而已天子六軍諸侯則三軍天子之馬十二

閑諸侯則六閑而已其降殺不止於兩者為其地近而嫌

也故曰成國半天子之軍則馬之閑半乎天子豈不宜哉

天子法天之大數故馬六種分為十二閑每一種而分兩

閑故也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四種分為六閑半天

子之制也大夫有田馬駑馬二種分為四閑又半諸侯也

趙商以為十二閑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六閑二千五百九

十二匹四閑千七百二十八匹以司馬法論之甸方八里

有戎馬四疋長轂一乘大夫采地四甸一甸供王其餘三



甸纔有馬十二匹謂與校人之職甚異康成以為司馬法為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余以其說攷之古者天子有國馬有民賦之馬民馬出於井田之賦如所謂提封萬乘馬四萬匹提封千乘馬四千匹者是也若乃國馬則國所自養牧以待用者即此校人以下所云是也蓋養於國者為車路之備出於民者為用兵之防此所以各足其事而不相傷也○陳氏曰周制天子十二閑閑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春秋時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彼衛之駮牝三千齊之有馬千駟三千近於十二閑之數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踰禮也

凡馬特居四之一

鄭鏐曰說者謂特為牡馬也詩曰實為我特又曰百夫之特則特者雄而特立之義四馬而特居其一蓋三牝則育

必多一特則氣必同如是而育馬其性必相似矣

陳蘊之曰此言養

之時若疏言駕之時牝牡雜則不可御矣

春祭馬祖執駒

鄭鏐曰馬未嘗有祖此言馬祖者賈氏謂天駟也以天文考之天駟房星也房為龍馬馬之生者其氣實本諸此則馬祖為天駟可知於春則祭春者萬物始生之時駒始生之馬血氣未定不可通淫順春祭祖之時則執而維繫之以有其始生之氣

鄭司農曰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駟

夏祭先牧頌馬攻特

鄭鏐曰先始教人以放牧者也

鄭康成曰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

夏草方茂馬

皆出而就牧思其始教以養牧之法故祭於夏夏者放牧之時可以就牧故頌而牧養之夏火方盛馬者火畜又況馬之特乎至夏而氣益盛不可制畜故祭先牧之時則攻



而治之使皆調伏○王氏曰攻特者駒之不可習者度人攻之矣及成焉而不可習則校人攻之○鄭康成曰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

秋祭馬社臧僕王昭禹曰馬社廢中之土示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秋

馬入廢之時故祭馬社○鄭鏗曰早廢所在必有神焉

僕御五路之僕○王氏曰臧僕則簡馭者簡其臧亦簡其

或不臧○鄭司農曰謂簡練馭者今皆善也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鄭康成曰馬步神為災害馬者○鄭鏗曰寒氣總至馬方

在廢必存其神使不為災唐人之頌曰冬祭馬步存神也

○王昭禹曰馬步為馬禱行冬則大闕之時故祭馬步○賈氏曰馬神稱步若玄冥之步人鬼之步之類與舖字異音同義

及冬之時自春所養乘者至是皆見其良矣乃擇其良者

以獻于王如物至冬成而可獻也於是之時則講馭夫謂

講論其知馭車之法能與不能也與臧僕之意同講必以

冬馭夫則主馭者將使之馭使車貳車佐車之人五馭必

有法安可不講其藝乎於冬講之一年之事也○黃氏曰

馭夫負多於是講習而選之○劉執中曰講馭夫一歲之功過而上下之焉

鄭鏗曰馬之難育也必祈諸神以為之助故春祭馬祖夏

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四時各有所祭之神順其時

各有蕃馬之法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頌之

鄭康成曰毛馬齊其色也頌授當乘之○王昭禹曰如詩之六月所謂比物四驥有駮所謂

駮彼乘黃凡此皆齊毫也爾雅言宗廟齊毫此于朝覲會同亦毛馬者承賓如承神故也

○鄭鏗曰王者非特資馬以為乘駕及其用各稱事而頌之祭祀朝覲會同以文

為主馬欲其色之純而可觀故毛馬所以為文軍旅以力

為主馬欲其足之齊而並進故物馬所以為力或謂宗廟齊



毫尚純而朝覲會同亦毛馬而後頒何也賓客之來尤以華國為先○木子嘉會曰以其毛色物馬而頒之使各從其類

飾幣馬執扑而從之

鄭鏐曰天子之於諸侯亦有以馬為禮而賜之者謂之幣

馬加文飾以致其華美

○鄭司農曰校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起者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士喪禮下

篇曰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纓

圉人夾牽之馭者執策立于馬後執筆扑以馭其奔逸

凡賓客受其幣馬

鄭鏐曰賓客行朝享之禮有庭實之馬以為幣亦謂之幣

馬則受而養乘以待用

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

鄭康成曰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

○賈氏曰古以泥塗為車以芻草為人馬神靈

田獵則帥驅逆之車

鄭康成曰帥猶將也○鄭鏐曰統御長以進退

○黃氏曰田習戰于是知其可

用不可用

○賈氏曰驅逆之車田僕設之校人帥領田僕而已

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鄭鏐曰若有祭祀於四海山川則必擇黃色之駒加文飾

以將事焉此皆校人之職或謂大宗伯以沈豨祭川澤而

祭祀之牲各放其色四海山川乃均用黃駒何耶以玉人

之職攷之王巡守過大山川所用之璋不同然皆以黃金

勺前馬則知均用黃駒者海與山川均為地道黃者地之

中色若夫用駒則以巡守而行四方駒有千里之足而行

地莫如馬駒雖馬之小者禮以小為貴飾黃駒乃郊用犢

之意○項氏曰曰土神尚黃校人飾貴誠也

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

賈氏曰王使之下聘諸侯王行禮後更以此幣馬私與主

君相見謂之私覲聘禮私覲是也

○王昭禹曰或以賜諸侯非特私覲也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鄭康成曰物馬齊其力○王昭禹曰爾雅言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戎以齊足為主

陳及之曰周制甸出革車一乘馬四匹則是馬亦民自備也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者亦頒於官府共軍事者耳不然校人六廩凡三千四百匹安能及庶民乎自井田既壞凡征戰則國家賦馬與民漢時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北邊養馬三十萬頭武帝時天下亭亭有馬自是以來未嘗俾民自養馬也雖唐府兵之制有井田遺意而當給馬者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千五百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之熙寧間介甫罷祖宗馬監令民自養馬每一都限馬十五匹十五年而足謂之保馬郡縣苟阿上意不二三年

而足於是天下騷然病矣

等馭夫之祿

黃氏曰馭夫中士趣馬下士良馬三百八十馭夫列負者六十其餘蓋選趣馬攝之馬有良有駑於良駑之中又有等馬故其祿不同使校人等之亦足見古人陞選之法未嘗不各因其事○鄭康成曰馭夫于趣馬僕夫為中舉中見上下

官中之稍食

鄭鏐曰養天子馬於宮苑之中者亦當為之等其稍食嫌其特厚於宮中牧圉故特言等其稍食於馭夫之下○鄭康成曰師

園府史以下○項氏曰廩庫比日近王宮一云馬有養于內非也

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

鄭鏐曰趣馬以下士為之馬十二匹為阜每阜一趣馬而爵之卑則下士其職之微則養馬而已周公作立政以戒



成王與任人準人牧夫借言之大夫之刺幽王與司徒焮士師氏內史連言之其微如此而所係反重以其近王故也

李嘉會曰自趣馬而下至圉人不曰下士止曰人數皆官長所除然必特置官名何也蓋不可以胥徒為之懼其太卑亦不以命士為之懼其太褻特立官名使其上自辟除之職有所統矣

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

鄭康成曰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鄭鏐曰良馬所以駕玉路然駕玉路之種馬不可以駕田戎之車駕田戎者不可以為齊道之用校人雖辨之猶恐其不正趣馬又贊而正之○項氏曰贊正者贊校人之政駕路雖不同而飲食不可不齊或摧之或秣之摧之所以養之也○劉執中曰養之使無飢渴害之也○

鄭康成曰簡差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為六等

○王昭禹曰所以閑

之分十二閑六種之等也詩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四牡脩廣其大有顛以養而閑之如此○劉執中曰目以知其瞻之不驚口以知其性之不悖耳以知其力之不彈鬣以知其血之有餘毛以知其氣之不暴蹄以知其行之不踣六者簡馬之大節也節同然後信為良馬

掌駕說始鏡反之頒

王昭禹曰駕以行說以止有勞佚之節○鄭鏐曰使久勞者必逸久息者必行故以

敘而頒之○劉執中曰馬雖良而駕御不得其方或蹊者非其性然也故頒其說于三圉師十二圉人馬所以養成其材也

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鄭康成曰居謂牧所處○賈氏曰牧所者放牧之處皆有房蔽以蔭馬二月以前八月以後在廐二月以後八月

以前在牧故云四時○鄭鏐曰四時所居自日中而入之後所居者閑廐

日中而出之後所居者牧所執駒攻特之事則春夏治之臧僕獻馬之事則秋冬治之皆不可以不辨○王昭禹曰以聽馭夫惟馭夫之所役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馬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

○李嘉會曰馬有醫可也而曰巫何故巫則知馬祟也相醫攻疾則

兼醫也醫巫必兼言之先王愛物之心與愛人同

○賈氏曰有賈者治馬死生須知馬價

故有賈人

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息其反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馬死

則使其賈音嫁音育之入其布于校人

王昭禹曰馬疾不可以乘用故養之然疾之所在為難知

必驅步之以發其疾可驗而療故乘治之若獸醫觀其所

發而養之是已○鄭鏐曰馬有疾必養之乃乘之治之養以足其氣乘以發其病養而不乘無以知疾之所在不可治也馬醫四人賈

二人與巫同官雖禱馬要之正用藥為治疾之本為巫者特相助之而已攻謂擊而治之藥不足療者乃

用攻焉猶瘍醫所謂五毒攻之○鄭鏐曰醫馬之財宜有

所自使藥物之資常足用而無窮故馬死使賈人粥之其

財入于校人則所以醫馬者其財蓋本諸此○李嘉會曰受財于校人使取財近而

易以及物○鄭司農曰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二人粥賣也○鄭康

成曰布泉也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主牧放馬而養之○鄭鏐曰地官有牧人掌牧

六牲則馬亦在牧又有牧師者蓋牧人所牧以共祭祀之

牲牲非以備駕車之用此牧師正掌牧馬之地不與牧人

之官相通

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

鄭鏐曰水草繁多之地可以放牧馬之就牧者甚眾而官

之所掌各有數之多寡故頒之以地○鄭康成曰頒馬授圉者必

○王氏曰頒其地于牧人為厲禁然後計地以較焉可以責其繁息也○賈氏曰厲

禁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護禁止不得使民輒

放牛馬



陳君舉曰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地所謂牧馬是也可井則井之不可井則為牧地如華山之陽牧于坳野皆是牧馬既在民雖小國亦有官以掌之少康所謂牧正者大抵皆寓兵於農之意但農事勿擾則馬政日修故詩人稱馬政者必歸之農定之方中言命彼官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魯頌美僖公亦曰務農重穀牧于坳野故脩農政則馬政自脩馬既在民特設官以掌之

孟春焚牧

鄭鏐曰孟春草將生焚去地之陳根使發生新芽則馬食而充肥

中春通淫

鄭康成曰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令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

萬物後動

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鄭康成曰焚萊者山澤之虞○劉執中曰虞人焚萊而牧師贊之所以護牧地弗盡萊之也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鏐曰觀孔子言人焉廋哉廋為隱藏之義天子十二閑皆馬之所在掌事於閑中其名曰廋取其隱藏也先儒以廋為數不可攷○李嘉會曰一閑下士二人廋其隱者而治之乘養政治如其職之所言非一端而止也

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

王氏曰政以正之教以導之○鄭康成曰九者皆有政教○鄭鏐曰攷此文二及字之義當為七事耳廋人職卑安得主馬祖之祭於校人祭馬祖之時已則祭閑之先牧於



校人命執駒之時已則散馬耳圍馬源二及之文當為七

事可也馬欲其蕃盛其阜之固有法○鄭康成曰阜盛壯也詩曰四牡孔阜特者馬

之雄其佚之必以時一特三牝所以阜之也安其血氣以

時通淫所以佚之也佚者使之安佚不勞也○鄭康成曰用之使不甚勞○黃氏

曰佚特使乘匹也特曰佚牝曰游一也三歲曰駝可以任載乘則教以進退之節○黃氏

氏曰攻駒止乳不使其母贏也二歲曰駒氣盛而未調也則攻以治其蹄齧之

性○王氏曰阜馬者養馬而阜之既阜矣又佚特以蕃之既蕃矣又教駝以成之攻駒則不可教者及其未駝攻之也祭校人夏祭先

牧廼祭夫始教牧馬之人此祭閑之先牧則祭始作閑以

牧馬之神○黃氏曰閑各有先牧執駒為血氣未定使勿佚也先儒謂散馬耳者以竹括押

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也然謂之散者

豈非以其踈散而不知畏故聒其耳歟圍猶禁圍之圍蓋

禁而制之使不得以近母○王氏曰圍馬則成馬而圍之

圍馬以校人執駒為節也

### 正校人負選

鄭康成曰校人謂師圉也○賈氏曰凡言正者以尊正卑自趣馬以上非廩人所正故知所正者師圉○黃氏曰校人馬

官之長廩人得正校人負選者廩人掌十二閑之政教以阜馬所謂執駒攻特祭馬祖先牧皆與校人通職是則廩人專習馬蓋馬師也校人非其人則牧養乘治將不得其道理矣故使廩人正校人負選

○王氏曰正其負使負稱馬數正其選使選惟

其能○李嘉會曰因馬而定其負數因人而別其藝不能

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駉六尺以上為馬

王氏曰小大異名使各從其類以待乘頒及以為種○鄭

鏐曰八尺絕高矣出乎其類追奔電逐遺風一去千里故

以龍名之○易氏曰以象天駟為蒼龍之星是其口之尤異者唯天子可備乘路之駕月令言駕蒼龍是也七尺以上亦

異乎其類矣不謂之馬而謂之駉意其由種而生既高且

大有所自來矣豈種馬之子孫乎○易氏曰以駉之牝驪牡立是其色三尤異者天子諸侯得以兼用

六尺以上則正名曰馬蓋馬之高者正以六尺

為常也或謂校人掌王馬辨六馬之屬則馬之名龍名駉

詩于衛文公言駉牝三千是也



者當辨也。廋人之職其卑如是，乃於此言龍駮之尺寸，何耶？蓋十二閑之廣二千五百餘匹之多，馬有超然卓異，藏乎其中，人所不見，自非主者表而出之，則神駿之才，逐電之足，誰其知之？故特於廋人言之。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

鄭康成曰：養馬曰圉，四馬為乘。○王昭禹曰：以教圉人養

馬，故圉師名官。○賈氏曰：圉師即校人，一師四圉者也。

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音辱，夏廐始牧，夏序馬，冬獻馬。

鄭鏐曰：春馬出而就牧，廐中虛矣，蓐者所寢之籍也。久則穢惡而不潔，故因其出而除之；馬處於廐，神者主之，豐者以血所以除不祥，故因其出而豐之。○王昭禹曰：日中而出，謂春分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也。故春始牧，夏序馬也。○鄭康成曰：序，廐也。廐所以庇馬涼也。○鄭鏐曰：夏暑酷而馬尤畏熱，必為廐以涼之。○項

氏曰：冬則所產之馬成矣，故獻之。

射則充楛質，茨牆則剪闔。

鄭康成曰：充猶居也。○易氏曰：充澤宮，昔武之居。○鄭鏐曰：充如充籠籠之充，蓋習弓試武之時，取足其數也。

劉執中曰：共楛質，盤草以伐侯也。○王昭禹曰：司弓矢共

其弓矢，圉師則充楛質也。○李子嘉會曰：楛質謂以木為之，非乃束草縛為圍，如今射墮。○鄭康成

曰：茨，蓋也。闔，苫也。○王氏曰：次草謂之茨，詩曰：牆有茨，謂之闔。以判草為苫。○易氏曰：剪之，以茨牆也。○鄭鏐

曰：蓋牆必用闔，闔與左傳戎子駒支所謂苫蓋之蓋同。茨牆之時，必使圉師以剪其闔，皆以其莖斬馬草，熟於其事也。○易氏曰：二者皆圉人所習，故圉師因而使之。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鄭康成曰：良善也，麗耦也。○黃氏曰：趣馬，阜一人，圉師乘一人，良馬設負，不可兼取。駑馬亦有趣馬，有圉師而設負，不著趣馬，兼取於圉師八師一趣馬也。圉師兼取於圉人。



八麗一師也至圉人則不可兼取矣故良駑各著其負  
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王昭禹曰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鄭康成曰  
役者圉師使令焉

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廡馬亦如之

鄭康成曰賓客之馬王所賜之者詩云雖無子之路車乘

馬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

○賈氏曰喪紀謂將葬朝廟時在祖廟中  
陳設明器之時亦遣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

廡馬遣車之馬

○賈氏曰亦于  
祖廟陳此明器

○易氏曰賓客之時陳馬於館

喪紀而葬陳馬於廟遣車明器之時則陳之於壙以圉人  
養馬故使之牽而陳之

### 總論馬政

鄭鏐曰周之馬政掌之有官牧之有地出入有時禱祈有  
祭教之有法養之有人其詳若此不聞蕃息之數如衛文

公之駉牝三千何耶蓋經之所載皆成王持盈守成之際  
用以駕車路錫諸侯華國以為文飾幣以為禮而已至宣  
王中興南征北伐吉日庚午之詩國馬之盛莫不有自來  
其後馬政隨廢秦并海內六萬騎之國盡得而有之漢興  
天子不能具騂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厥後發易占之謂神  
馬當從西北來及得烏孫馬名曰天馬而奉使者爭言大  
宛有善馬在貳師城遂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期至貳師  
取善馬至發卒十八萬與天下七科適以征之僅得善馬  
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  
以宛馬為天馬以馬之故天下蕭然耗矣唐興得突厥馬  
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從之隴右遂立監牧之制  
領以大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凡辟置長一  
人十五長置尉一人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總



十二閑為二廄曰祥麟曰鳳苑大僕張萬歲領羣牧自正  
 觀至麟德四十年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函涇寧間地  
 廣千里四千三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  
 為四十八監馬多地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處凡  
 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皆有左右當時天  
 下以一縑易一馬自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其後卒能弱西  
 北蕃其所立之制髣髴周家遺法較於西漢過之遠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